

山樵暇語序

孫壯藏書印

漁樵對問康節之寓言拾樵收穗荆公之  
佳句餘少也賤窮居僻處力不勝斧斤皆  
弗克負荷飽食無所用心惟喜覽百家書  
開卷與空閑游歷山川觀興廢咀嚙古人  
之膏腴得吮澆汰胃臆即韓子所謂採山  
茹美者是已吊古感今或有一得之愚隨  
手筆記以備遺忘積久盈帙不忍棄去釐  
為十卷名曰山樵暇語云

山樵暇語卷第一

高皇愛誦唐人李山甫上元懷古詩大書屏  
間朝夕諷誦其詩云南朝天子愛風流盡  
守江山不到頭總為戰爭收拾得却因歌  
舞破除休老將道德終无敵秦把金湯可  
自由試繁華何處在雨宮煙草石城秋鳴  
呼安不忘危天下寧有不致太平者哉此  
後王所法也一日高皇御製詠雪詩  
云臘前三白曠無涯知是天宮降花九曲  
河深凝底凍張騫無處再乘槎其一統馮

基兆於此矣新雨詩云片雲風駕雨飛來  
須刻凭看遍九垓檻外近聆新水響遙空  
一碧見天開維新丕治於是見焉於乎盛  
哉

六言詩最难得佳者宋洪景廬選萬首唐人  
絕句六言僅得三十八首我朝宣廟詩多  
六言如過史館云蕩蕩堯光四表巍巍舜  
德重華祖考萬年岳統乾坤六合為家上  
林春色云山際雲開晚色林間鳥弄春音  
物意皆含生意天心凡合吾心二詩今人

家往往有石刻摹本石蓋不在禁中故人  
多得之又嘗於一故家獲觀詠撒扇一首  
云湘浦煙霞交翠剡溪花雨生香掃却人  
間炎暑招回天上清涼與前二詩皆一視  
同仁氣象而此一章尤有克治之意大抵  
皆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此真帝王之言也  
潛溪宋學士景濂云詩之格力崇卑隨世變  
遷為詩當自名家然後可傳於不朽若體  
規畫圖準方作矩終為人之臣僕烏得謂  
之詩哉予後閱詩話總龜始知潛溪此論

本宋景文云

葉文莊公水東日記云近之作者嫫母感西  
施之類童稚攘馮婦之臂句雕字鏤叫噪  
聾牙神頭鬼面以為新奇吟良可嘆也余  
記東坡吞明上人求作詩捷法其一云字  
字覓奇險節節累枝葉咬嚼三十年轉更  
无交涉其二云衡口出常言法度法前軌  
人言非妙處在於是元人房白雲灝詩云  
後李為詩務鬪奇詩家奇病最难醫欲知  
子美高人處只把尋常話做詩立文莊公

濬春友人論詩云吐語操辭不用奇風行  
水上繭抽絲眼前景物口頭語便是詩家  
絕妙辭周少隱竹坡詩話云作詩止欲寫  
所見為妙不必過為奇險也此論得之  
古人作詩皆由所養而不假雕琢故其氣象  
非後世所能及如葛覃言告師氏一章在  
當時不過直言其實事耳然熟玩之便可  
見其勤儉孝敬之實他詩大率多類此初  
非有意而作也今人所養既不如古顧乃  
勞心焦思於一字一句間愈工而愈離也

善李詩者蓋亦養之於始乎

李西涯麓堂詩話云詩用實字易用虛字難  
盛唐人善用虛字其開合呼喚悠揚委曲  
皆在此用之不善則柔弱緩散不可復可  
根亦當深戒予閱梅純備忘錄云詩最忌  
用虛字蓋虛字多則涉議論非所以吟詠  
性情也宋人所以不逮唐者正言主於議  
論爾間有矯其習者又多刻削太甚不復  
有渾然之氣智巧日滋太朴日散雖有作  
者亦莫如之何也二公之論不同如此識

之以侯太博聞者質焉

都玄敬詩話云李群玉黃陵廟詩檢掃地周  
伯弼三體唐詩不該入選愚意正不當以  
此論取詩之法不以人廢言竊恠其徇徇  
於前實前虛四實之體惟其拘以體未錄  
所以七言律申初唐盛唐好者多遺漏殊  
不知古人作詩偶耳有此豈規行矩步之  
此哉李詩者當以揚仲弘唐音為法

何景明春李獻吉論詩十餘言其畧云空同  
之才足以命世其志金石可斷又有超代

軼俗之見自僕獲觀述作今且十餘年來  
其高者不能外前人下馬者已踐近代之  
作矣自創一堂室開一戶牖以傳不朽者  
非空同其誰也

空同李夢陽別號

古人善用助語作詩者如王介中甫送人下  
第云命也豈終否時乎不暫留勉哉截素  
業以待歲之秋近時謝方石有兩漢以來  
皆智力六經之外幾剛修又云秦晉以來  
寧有治虞周之上不同風莊定山又云開  
闢以來元有此蓬萊之外更无山王彛常

云三代以來方有孝六經之外更无書其  
他尚多不能枚舉詩之正體有如是耶余  
不敢議亦不敢從

詩中有經書全語而不滯於經書者如楊誠  
齋山如仁者靜風似全人清唐子西晚山  
仁者靜夜月全之清又云詩成白也知无  
敵花落虞兮可奈何東坡有公獨未知其  
趣耳臣命今時復一中之方秋崖公之樂  
者山林也客亦知夫水月乎如是等句則  
佳若逝者如斯未嘗後往之視昔亦猶今

則滯矣

老杜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葛常之云欲  
下筆自讀書始不讀書則其源不長源其  
不遠欲求波瀾汪洋浩渺之勢不可得矣  
蕭千岩云書不讀詩不可為然以書為詩  
則不可千岩之語猶葛氏之意也嚴滄浪  
謂詩有別材非閑書也恐非確論  
朱子嘗推易理以觀人謂允陽之類必明明  
則易知允陰之類必暗暗則難測故其人  
子光明正大者其為詩文踈暢洞達必若

子也若洪認說恠必小人也以此觀人若  
蒼蔡之不繆如唐李紳作閔農詩當時文  
士稱其有宰相器韓子稱歐陽詹亦曰讀  
其書知有慈孝最隆也丁謂有天門深九  
重終當掉臂入王禹偁曰八公門猶鞠公  
如也天門豈可掉臂入乎此人必不忠後  
果如其言

近世好高者喜李晉魏間詩然極力摸寫終  
不可及翻為恠恠奇奇不可致誥之語誠  
李者之大病如謝玄暉魚戲新荷動鳥散

餘花落老杜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  
然天成不假雕琢者也曾何奇恠之有  
揚南峯云作詩不以格律體裁為論惟求能  
直吐胸懷實叙景象讀之可以論婦人小  
子皆曉所謂者斯定為好詩其他餽釘攢  
簇拘拘拾人古涕唾以欺新李生者雖千  
篇萬卷粉飾備至亦水偶之假線索以牽  
動者耳吾无取焉大抵為詩當使挹之而  
源不穷咀之而味愈長斯造作家之奧  
凡人作詩要用事在語中而人不知者方妙

如徐師川贈張仁詩云詩如雲態度人似  
柳風流殊不奄用事按南史曰此柳風流  
可愛似張緒少年時至於此可謂工矣戴  
式之有梅花夫人行柳色少年時殆亦此  
類

賈島詩云宿客不來半夜獨聞山雨到來時  
温公有約不來過夜半閑敲碁子落燈花  
之句本此

魏野詩冲淡閑逸警句前輩稱之甚多如上  
陳史君云憂民如有病見客似無官亦佳



句不若唐張說贈蘇挺云處高心不有臨  
節自為名尤警拔

人之於詩嗜好不同如孟東郊之詩唐史言  
韓退之性倔强任氣傲物少所許可至有  
低頭拜東野之句東坡讀孟知詩謂初如  
食少魚所得不償勞又是食螻蟻竟日嚼  
空螯二公皆才豪而好惡不同乃如此元  
遺山有詩云東野悲鳴死不休高天厚地  
一詩囚江山萬古潮陽筆合卧元龍百尺  
樓推尊退之而鄙薄東野至矣此詩斷盡

百年公案

梅圣俞五言律詩聯中十字作一意如送張  
子野詩云不知從此去常見復如不若李  
太白如何青草裏也有白豆翁老杜仰面  
貪看鳥回頭錯應人任藩碑已無文字人  
尤敬子孫何為百年內不見一人間杜荀  
鶴承恩不在貌教妾若為容語意渾然  
沈啓南周詩學陸放翁故造語粗淺亦多佳  
句吳文定公云圣俞既仕而得手窮名啓  
南不出而全手隱節其詩之工一也唐子

畏寅詩早年甚精嚴晚歲平易疎暢蓋李  
元白具體而微者許子襲妄議云石田詩  
畫眉虛誇子畏才名亦浪加若說中吳誰  
贈灸高揚千古擅行家予荅子襲有云恠  
得坡翁語太誇惡詩直把古人加丈夫恥  
向隨人後要立文章自一家

詩人善用心意而不蹈襲句語者惟西涯李  
公見之如東坡詩云最後數篇君莫厭搗  
殘椒桂有餘辛西涯壽潘南屏則曰節似  
松筠寒未改味如薑桂老還辛東坡有無

官一身輕有子萬事足西涯則曰萬事有  
孫何但足一身無病即為仙杜詩云眼前  
無俗物多病也身輕西涯則曰長對此花  
還此客縱教多病也身輕東坡一笑那知  
是酒紅西涯則曰莫道喜歡顏是酒紅太  
白解道澄江淨如練令人却憶謝元暉西  
涯則曰詩成却笑張公子解道中流兩岸  
鍾梅全俞云且獨與婦飲頗勝俗客對西  
涯則曰歸來慢作燈前話却喜妻兒是賞  
音此西涯善於用意而不失為好語也

大復何景明云經亡而騷亡而賦作賦亡而詩作秦无經漢无騷唐賦未无詩近世作詩者以盛唐為尚宋人以蒼老而實踈直元人似秀俊而實淺俗景明詩不脫元習李獻吉詩間入于宋巨眼必能識之西樂天詩善用俚語近乎人情物理元微之雖學之差不及李西涯謂樂天賦詩用老嫗解遂失之龔俗此語蓋出于洪奩範之妄論殆无是理也近世李者往往承襲遂成裂帛視吳文定公校白集詩云蘇州刺史

十編成句近人情得俗名垂老讀來尤有味文人從此莫相輕王文恪公亦有云覓句年來無一長日携白集嗅餘香一篇自可讀幾過諸格今仍得未嘗當日秦吟能伏李後來崑體漫稱揚平生却韓員外只識張家奉禮郎指張文昌也

王文恪公鑿云唐以格高宋以拳勝至元乃頗出入二者之間其實似宋其韻似唐而世變之高下則有不可強者矣

文與可以盡掩詩來元章以字掩詩二公詩

徃徃多見傳記夫子紀錄文與可有美人  
却扇坐羞落庭下花坡公常稱賞之元章  
邁徃凌雲之氣清雄絕俗之文超邁入神  
之字何時見之以洗瘴毒東坡尺牘中語  
祝希哲允明曰或以宋可並唐至有謂過唐  
者如劉回方回元好問輩不一及後來暗  
陋吠聲附和之徒皆村李嬰童肆恣狂語  
无足深究余常見希哲有詩死於朱論極  
有理

李西涯云劉靜修虞伯生二人皆能名家莫

可軒輕陸鼎儀論劉恒以左祖西涯有讀  
虞群庵詩云火陵門下多踐徑五百年未  
見幾人之句

陶彭澤詩顏謝潘陸皆不及者以其平昔所  
得行之事賦之於詩無一點愧辭所以能  
尔

今人評論古今之人詩累數十言其意不足  
湯惠休評謝靈運詩如初日芙蓉纔四字  
便見靈運諸詩非人力所為精彩華妙之  
意自然見於造化之妙後之人不能及也

南峯楊君謙與交小酌云杯棹草草免空去  
飲酒多間話長沈石田謂有牧翁思致余  
愛南峯先生夏夜宿信心庵躡屐長廊下  
今安心得暫時暖分香水浴涼借好風吹早  
地蝦蟆語高棚豆葉垂寧求世人識自有  
月明知秋夜小酌云月色寶珠瑩酒顏枯  
木春誠佳句也胡可多得

熊士選卓豐城曲江人也中弘治丙辰進士  
除平湖知縣後擢監察御史會劉瑾用事  
黨論驟起士選即憊致仕歸故里鍊詩工

文力追古作送許給事中使交跋云蠻王  
拜帝勅草木識人文白髮云已訝入梳  
紛蒲面每於臨鏡一傷神懷友云高天埜  
寺煙花豁細雨河橋草樹渾春水和杜子  
美韻仍効其體云何處水來驟爾強漲號  
徹夜誰能當開門橙已不見幾箇輕鷗浮  
席傍李空同夢陽評曰楊鐵崖昔擬老杜  
作絕句詩輒自詫曰吾為此詩將以教後  
之李杜者也余誦其言悲焉夫鐵崖豈崖真  
至杜者邪試以士選此作較之則瑜瑕見

矣吁天不假之以年未見其所至咸為惜  
之

謝文肅公鐸天台黃岩人文章功業天下知  
之余何言哉往歲借友人挑溪淨稿暑中  
讀之不覺爽然而涼偶記臆數聯恐久遺  
忘因筆於此寄陳士賢云江海交情青眼  
在乾坤憂鬢壯心消懷林一中病起云青  
雲着步今全別白髮論交老更難入雁山  
云名應耳熟如曾到路亦心貪不怕難艱  
春懷云也知依樣元非畫未信死絃不是

琴梅花云垂延竟墮姦雄口調鼎空憐鐵  
石心歲終云不知世外慕干變又是人間  
歲一終詠松云老松莫漫誇頭角已汚秦  
封五大夫又述懷云清世且須開笑口好  
官何必賽錢九日云興猶未敗催租雨病  
忽先驚落帽風又云放教黃葉催人老依  
舊青山不世情又云人向老來難免病地  
於怍處好偷閑但覺流出凌雲之氣非抽  
黃對白者之可到也

柳仲塗云古文非在辭澁言若使人難誦讀

之在于古其理高其意隨言語短長應變  
作制同古人之行事是謂古文

尋思玄西昌雜言云大抵作詩固難知詩尤  
難唐詩傳後者幾三百家予少年不試亦  
曾沉覽之杜甫李白韓愈諸集乃傑然者  
他如王維儲光羲等輩其於詩道皆如管  
中窺豹得其一斑而凡三百篇之全體大  
用多所未喻古今應和謂詩莫善於唐蓋  
无九方臯之目能相其骨格耳人有恒言  
曰吾不能作詩乃能知詩其妄語也夫

宋人丘璿字道源號迂愚叟著牡丹榮辱志  
者是也本朝丘文莊公璿字仲深號瓊臺  
宋玉陶謚文恪吾鄉守溪王公鏊亦謚文  
恪宋李昉謚文正

本朝李西涯東陽亦謚文正姓氏與謚皆  
同恐記者之誤故集中多以號稱

山樵暇語卷第一

山樵暇語卷第二

浦陽吳清翁嘗樹月泉吟社延致鄉遺老方  
鳳謝翱吳思齊輩圭於家至元丙戌小春

之在于古其理高其意隨言語短長應變  
作制同古人之行事是謂古文

尋思玄西昌雜言云大抵作詩固難知詩尤  
難唐詩傳後者幾三百家予少年不試亦  
曾沉覽之杜甫李白韓愈諸集乃傑然者  
他如王維儲光羲等輩其於詩道皆如管  
中窺豹得其一斑而凡三百篇之全體大  
用多所未喻古今應和謂詩莫善於唐蓋  
无九方臯之目能相其骨格耳人有恒言  
曰吾不能作詩乃能知詩其妄語也夫

宋人丘璿字道源號迂愚叟著牡丹榮辱志  
者是也本朝丘文莊公璿字仲深號瓊臺  
宋玉陶謚文恪吾鄉守溪王公鏊亦謚文  
恪宋李昉謚文正

本朝李西涯東陽亦謚文正姓氏與謚皆  
同恐記者之誤故集中多以號稱

山樵暇語卷第一

山樵暇語卷第二

浦陽吳清翁嘗樹月泉吟社延致鄉遺老方  
鳳謝翱吳思齊輩圭於家至元丙戌小春



望日田園襟興為題預以書告荆東西以  
詩鳴者令各賦五七言律詩至丁亥正月  
望日收卷月終收得二千七百三十五卷  
清翁乃屬方公輩品評之選中二百八十  
人三月三日揭榜其第一名贈公服羅一  
縷七文筆五貼墨五笏第二名至伍十名  
贈送有差清翁乃錄其選中者之詩自一  
人至六十人總得詩七十二首又摘出其  
余諸人佳句與其贈物回謝小啓及其事  
之始末為一帙而板行之其一名羅公福

詩士老我無心出市朝東風林壑自逍遙  
一犁好雨泱初種幾道寒泉葉旋澆於犢  
曉登雲外隴聽鶯時立柳邊橋池塘見說  
生新草已許吟魂入夢招噫安得清翁復  
作余款入社廁諸公之末亦幸矣哉

劉夢得詠玄都桃花而被謫鄴侯詠東門柳  
揚國忠謂其譏已而得禍劉右村詠落梅  
詩有東君繆掌花權柄却忌孤高不主張  
謔者箋其詩以示柄臣由此間廢十載后  
村有病後訪梅十絕句其一云夢得曰桃

却左遷長源為柳忤當權幸然不識挑并  
柳也被梅花累十年愚謂簡齋因梅詩而  
致魁台后村因梅詩罹瘳黜盖有不幸也  
梅花格高韻勝見稱於詩人吟詠多矣自和  
靖香影一聯為古今絕唱近時王履仁守  
詩云傍水濃開落影斜依稀遙認雪中花  
何如西子春江上淡掃蛾眉自浣紗許錦  
詩話謂其詠梅當以神仙比之可以自况  
比之婦人則非矣余謂范德機水天禁語  
有借喻格如詠婦人者必借花為喻詠花  
者必借婦人為比錦何陋也吾友曹方湖  
弘詠梅詩云清香疎影獨踟躕脉脉黃昏  
思有餘恰似文君新寡後不施脂粉嫁相  
如亦借喻也

朱用明昌吳之隱逸也為人靜退有守喜吟  
詠不入城市識者高之詩多佳句其秋日  
寫懷云日夕望秋郊人家隔煙莽觸物知  
意移窮高覺心廣出岫雲獨孤失群鳥遺  
兩殘陽閣樹明落葉涉籬響奇險且勿探  
聊爾適幽賞又東浦云暮鳥隨落春帆帶

雨飛秋日山居云斷鳥破煙湖水碧殘陽  
收雨豆花紅九日渡浙云斷雲隔樹孤樹  
雨落日船開兩岸風和友人春遊云誰家  
絃管鶯兒對何處樓臺燕子雙句語清絕  
多類此

李西涯與衆客會讌用各姓依序賦詩云陳  
根今歲斧新枝喬水陰中偶見之汪藻正  
停揮制手趙奮方及罷兵時何於水部元  
同調劉以豪名本為詩崔鵬勝遊皆妙士  
李邕客豈空庀往歲家君與虛齋曹翰卿

先生結詩社亦以座中客姓氏賦云此約  
寥寥祇七人湯詳莫濟總儒紳張芝字妙  
書通暱沈約詩高句有神文教陸雲婦簡  
古才誇俞尚得清新不才愧我非曹植也  
向詩壇繼後塵於手臺閣山林固不同然  
其樂則一也

張修譔泰詩云東風潑地掃煙埃桃李無情  
柳乏才留不住春花落去捲成團雪絮飛  
來此格本無可柰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  
歸來之句

丘大佑春夜詩云香燼銅鑪大不增一床寒  
被卧春冰不知明月將人夢去落江樓第  
幾層余嘗見詠梅詩云翠鳥飛來夢未真  
一枝頭殘雪伴香魂明分記得橫斜處忘却  
江南第幾村意頗相類不知何人詩也

古人謂絕倡不當和近顧曄和張繼楓橋夜  
泊詩云南北遊人萬里天黃昏橋畔聽鐘  
眠江村近日無漁火幾處笙歌月滿船昔  
有人和老杜驛亭天字韻詩後人朝之云  
想君吟詠揮毫日四顧無人膽似天過者  
皆笑之

容齋三筆載吳僧茂有老僧只恐山移去日  
落先教鎖寺門之句或譏之曰人謂吳歎  
信不誣也亦可能掩乎守溪王公登樓望  
諸山為雲霧所隱有當時何處忽飛來夜  
半何人偷負去余曰若使昔人見之又致  
疑矣癡人前不可說夢正此之謂也

正德十六年兵科給事中吾鄉黃訓抗疏諫  
武宗出巡東南由是得罪罰跪午門外時  
六月十五日甚暑同諫者若干人訓身肥

大不勝其熱中暍暴卒于午門外陳正卿  
經以詩哭之云名登黃甲拜黃門抗疏何  
期遽斷毫三十始成男子志九重深負  
帝王恩迢迢旅襯未燕國耿耿碑銘表故  
園寡婦孤兒哀哭處空山月慘嘯清猿  
石田喜翻古人詩案如看山圖詩云白雲無  
雨草無塵滿眼青山一老身我欲題詩報  
灵徹如今林下有閑人朱用明亦有一  
絕云白雲深處訪禪闍行過溪橋便見山  
今日若教灵徹在始知林下有人間詩亦

清絕可誦

范石湖秋日詩云細搗橙齏買鱸魚西風吹  
上四腮鱸雪鬆酥膩千絲縷除却松到處  
無謝方石云憶着鱸魚便拂衣秋風不待  
鴈南歸相逢莫恠居先得此味從來識者  
稀各有理趣造語俱工

杜荀鶴田翁詩云白髮星星筋力虧種田猶  
自伴孫兒官苗着不平納任是豐年也受  
飢范文穆秋日田園雜興詩云畝成務事  
苦艱難忌雨嫌風更怯寒慊許天公休掠

剝半償松債半輸官又云租船滿載候開  
倉粒粒如珠白似霜不惜兩鐘輸一斛尚  
羸糠覈飽兒郎余讀此詩未嘗不為之長  
太息也

唐解元寅詩多類白樂天善於模寫深得人  
情物態悲摧窮達其憫日歌云人生七十  
古來少前除幼年後除老中間光景沒多  
時又有陰晴與煩惱過了中秋月不明過  
了清明花不好花前月下得高歌急須滿  
把金樽倒世上錢多賺不盡朝裏官多做

不了官大錢多心轉憂落得自家頭白  
早請君細點眼前人一年一換埋青草草  
裡高低多少墳年年一半無人掃

鄭九成與倪元鎮齊名詩亦清麗其春暮云  
春色三分都有幾二分已在雨聲中墻東  
兩箇桃花樹恨殺朝來一番風又云世事  
摠如春夢裏雨聲渾在杏花中人多緝誦  
唐人有二十四番花信風山谷有一霎社  
公雨數番花信風皆作平聲今九成作去  
聲必有所自老杜云會須上番看成竹元

微之云飛舞先春雪因依上番梅俱用上  
番字則上番不專為竹也退之筓詩云庸  
知上幾番又作平聲押

石湖范文穆詩云誰言萬事轉頭空未轉頭  
時亦夢中若向夢覺覺未還入大槐公西  
涯李文正詩云奉世空驚夢一場功名無  
地不黃梁憑君莫向癡人說說向癡人夢  
轉長二公之詩同一夢也

余友蔣希正伊溥學工詩尤旁通軒岐術其  
寓燕都述懷云收拾殘書別故園蕭蕭行  
李舊青氈艱難作客愁交日老大逢人耻  
問年宮闕奉頭天咫尺鄉閩極目路三千  
別來兩月猶飄泊无处容栖借一壘感事  
云買得時鮮始荐親朱門嘗遍我嘗新也  
知不減前年味多少江南未食人噫希正  
抱負村術而不遇者如此可勝歎哉

海虞錢工部仁夫字士弘號東湖工於詩博  
洽好古詩殊有可喜嘗記其一二湖中賞  
月云天道固應常忘滿人心何苦欲求圓  
汎湖云笑看孤雲陪野鶴高吟秋水共長

天長至日云君子道從今日長老夫懷向  
此時開茗溪夜宿云湖山見面非生客風  
月於人有夙緣和寄懷云半生事業囊中  
藁百歲光陰鏡裏絲又云許國一心常耿  
耿欺人雙鬢任毵毵詩皆清新无一點塵  
俗語年八十一而終

海隅桑公瑾詩多警句如云葉桐蠶足俸花  
盡蝶休糧好花空自老幽鳥為誰啼雨來  
池驟富花落樹旋貧沈石田謂其景不得  
留美物不得匿情信然

許子襲以家藏梅花圖索顧允暉題云隴頭  
春信久無憑畫裏題詩思不勝月白西朔  
水清淺一枝寒影瘦於僧僧恩承和云紛  
紛桃李有何憑冒雪擎霜摠弗勝若要比  
渠清出類直須尋箇作詩僧詩頗自負子  
襲一日出畫索家君和即席賦云氣含蔬  
笋句難憑敵此梅花恐不勝野鶴孤雲志  
豪邁眼前誰是貫休僧按唐貫休謁錢鏐  
王云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霜寒十四州  
王喜甚令改十四為四十貫休答曰州亦



難添詩亦難改孤雲野鶴何天不飛遂飄  
然而去遂入蜀事孟知祥  
題景致而寓褒貶亦詩之一格嘗見友人處  
桃花山鳥圖皆因初名公所題而顧謹中  
題一絕於鐵笛之後曰畫中題品淺堪憐  
只愛風流老鐵仙可惜貞菟招不起烏啼  
花落自年年亦此意也

正德辛未日本國遣使入貢道經姑蘇虜使  
留題于皇華亭云鍾送黃昏客泊船咿咿  
呀呀櫓聲連一雙霧鳥滄浪外數箇人家

揚柳邊紅日照殘鈎掛月白雲飛盡鏡磨

天我來萬里朝

天子權借郵亭一夜眠噫諸夏亦知詩書可

見我朝列圣王化之及有如此

夫

太湖中有大小千山秋官馬愈詩云大千山  
小千山兩山突兀湖中問世態災說不盡  
又手干人千萬難仲宣不遂依劉願作賦  
懷鄉淚如霰蒙正朱門九不開歸家懶見  
妻兒面太千山高嶽峯小千山青嶙峋徒

去千人勞尔神不如壁立千萬尋孤標直  
上干青雲下視蟻子何足云噫嘻高哉予  
素心兩干山莫千人此詩想有所感而題  
之也余謂豪邁跌宕不減刘改之

海虞王銘庵鼎字元勳詩多清拔如田園雜  
興云庭空竹露響迺夕草虫喧蒲圻道中  
云有山皆似畫無地不宜詩白龍寺云廬  
荒半為官租迫鴉噪不禁霜月飢寄僧云  
龕燈銷焰風回整布波增寒露滴松九日  
云百年觴詠幾今日萬里風煙初白頭贈

人云身賤怕逢生客問居貧甘為里兒輕  
詩多類此官至叅政即致士雲余謝薛子  
忠惠銘庵吟藁詩云蚤年名譽著人間愧  
我無緣侍範顏細味篇章真可愛斜封簡  
帙遠相頒官居要路徧清鯁詩比唐人不  
隔閩自是先生成物化虞山英氣復全還  
東坡云街談市語皆可入詩但要人溶化耳  
至有已傾潘子錯着水更覓君家為甚酥  
又云有甚意頭求富貴沒些巴鼻便姦邪  
一聯皆用俗語屬對也故友唐子畏亦用

俗語如忙身脫計投間地冷眼看人做熟  
官贈人云世間惟有好勇于口裏能言公  
是非西城散步云得一日間无福做千年  
調笑人癡脉方床云无燈不做瞞心夢有  
酒何愁縮脚眠詠懷云殘夢無尋有滋味  
中年到底淡心情上巳日宴云白日不消  
雙鬢雪黃金唯鑄百年身皆用俗諺點化  
而成亦自有味

元人云錢塘門外柳如金三日不來成綠陰  
折得一枝城裏去始知城外已春深沈石

田嘗稱誦之徐天全雪湖賞梅云梅開催  
雪雪催梅梅雪催人舉酒盃折取瓊枝插  
船上滿城知是探春回二詩殆一意也

邵康節問吟云欲為天下看龍手肯讀人間  
非聖書近世人口傳誦一聯云要為天下  
奇男子須讀人間未見書不知何人句

宋詩深去唐遠元詩淺去唐近元人張易仲  
疇送許魯齋歸山詩云袞袞諸公八省關  
先生承詔獨南歸道逢時否貧何病老得  
身間古亦稀行色一杯燕市酒春風二月

故山薇到家已及蠶生日布谷催耕隴  
肥予謂不減唐人

張夢晉靈有雋才屢試不第為人落鬼不羈  
詩文多不存稿春盡送人絕句云三月正  
當三十日一琴一鶴一孤身馬蹄亂踏揚  
花去半送行人半送春余嘗聞都南濠誦  
其臨終之詩有垂死尚思玄墓麓滿山寒  
雪一林松其胸中洒落亦自不凡

江陰卞戶部榮未第時有能詩聲對客揮翰  
敏捷無比一日過常熱聞錢允暉暉詩名

往謁之二公未嘗會晤卞及門與閻者曰  
可語汝主詩人特相訪錢訝何人其迂如  
此適讌客有妓錢令僕者出語之曰若賦  
贈妓詩一絕方接見仍以鯢降湘為韻卞  
諒不構思一揮而就詩曰琵琶斜抱出餘  
鯢貌與花雨不降今夜彩雲何處宿空留  
明月照瀟湘允揮見詩嘆服不已遂倒屣  
迎入傾蓋如此故

桑寄生傳迺蕭鳳儀所作予獨愛其中葉名  
詩清新俊麗其一云牽牛織女別經年安

得鶯膠續繼絃雲母帳空人不見水沈香  
月娟娟其二云澤蘭憔悴渚蒲黃寒露初  
疑百草霜不共玉人傾竹葉茱萸甘菊自  
重陽其三云兔絲曾附女蘿枝分手車前  
又幾時羞折紅花簪鳳髻懶將青黛掃蛾  
眉丁香謾比愁腸結豈蕊長含別淚垂願  
季空中雙石燕庭鳥頭白竟何遲其四云  
天門冬日曉蒼涼落葉愁驚滿地黃清淡  
暗銷輕粉面凝塵間鎖鬱金裳石蓮未嚼  
心先苦紅豇相音恨更長鏡裏孤鷺甘遂  
死引年何用覓昌陽詩劾韓渥香奩體余  
謂陳亞復生亦不過此園雜記載一詩云  
焚書祇是要人愚人未愚時國已虛只有  
一人遇不得又從黃石讀兵書陸文量云  
惜不知何人所作予閱常居安石礪詩話  
載蕭水崖立之詠秦詩云燔經初意欲民  
愚民果俱愚國未虛無奈有人愚不得夜  
師黃石讀兵書第二句不着陸公所記有  
義味

張亨父奉題田畯醉歸園詩云村酒香耕魚

系指肥幾家留醉到斜暉牧奴背拽黃牛載  
兒孫傍扶阿父滷髮短何妨花挿帽身強  
不厭布為衣天寬帝力知何有但覺豐年  
醒日稀向使亨父入吳清翁月泉吟社吾  
知羅公福又讓子一頭地矣

山樵暇語卷第二

山樵暇語卷第三

偽周用黃敬夫蔡彥文葉德新為參軍謀國  
事三人皆駑才也初吳人為十七字詩誚  
之曰丞相做事業專用黃菜葉一夜西風  
來乾鼈後丁未春蔡葉伏誅于南京風乾  
其屍於竿一月時黃已死故瓊臺立公姑  
蘇懷古云西風黃菜葉乾時城郭人民半  
是非九四不成籠或躍萬三魚復燕于飛  
玉虹百尺形空壯金帟千年氣已微何事  
章縫袂相接等閒廟筭出禪機結句用姚  
少師事也

張以寧詠白頭翁云蜀魄啼時吻血流斷雲  
荒樹不勝愁山禽不啻人間事也向春風  
自白頭徐天全詩云世人頭易白應只為

系指肥幾家留醉到斜暉牧奴背拽黃牛載  
兒孫傍扶阿父滷髮短何妨花挿帽身強  
不厭布為衣天寬帝力知何有但覺豐年  
醒日稀向使亨父入吳清翁月泉吟社吾  
知羅公福又讓子一頭地矣

山樵暇語卷第二

山樵暇語卷第三

偽周用黃敬夫蔡彥文葉德新為參軍謀國  
事三人皆駑才也初吳人為十七字詩誚  
之曰丞相做事業專用黃菜葉一夜西風  
來乾鼈後丁未春蔡葉伏誅于南京風乾  
其屍於竿一月時黃已死故瓊臺立公姑  
蘇懷古云西風黃菜葉乾時城郭人民半  
是非九四不成籠或躍萬三魚復燕于飛  
玉虹百尺形空壯金帛千年氣已微何事  
章縫袂相接等閒廟筭出禪機結句用姚  
少師事也

張以寧詠白頭翁云蜀魄啼時吻血流斷雲  
荒樹不勝愁山禽不啻人間事也向春風  
自白頭徐天全詩云世人頭易白應只為

系指肥幾家留醉到斜暉牧奴背拽黃牛載  
兒孫傍扶阿父滷髮短何妨花挿帽身強  
不厭布為衣天寬帝力知何有但覺豐年  
醒日稀向使亨父入吳清翁月泉吟社吾  
知羅公福又讓子一頭地矣

山樵暇語卷第二

山樵暇語卷第三

偽周用黃敬夫蔡彥文葉德新為參軍謀國  
事三人皆駑才也初吳人為十七字詩誚  
之曰丞相做事業專用黃菜葉一夜西風

來乾鼈後丁未春蔡葉伏誅于南京風乾  
其屍於竿一月時黃已死故瓊臺立公姑  
蘇懷古云西風黃菜葉乾時城郭人民半  
是非九四不成籠或躍萬三魚復燕于飛  
玉虹百尺形空壯金帛千年氣已微何事  
章縫袂相接等閒廟筭出禪機結句用姚  
少師事也

張以寧詠白頭翁云蜀魄啼時吻血流斷雲  
荒樹不勝愁山禽不啻人間事也向春風  
自白頭徐天全詩云世人頭易白應只為



多愁何事花間鳥無愁也白頭語簡而工  
白樂天白鷺詩云人生四十未全衰我為  
愁多白髮垂何故水邊雙白鷺无愁頭上  
亦垂絲乃知天全詩本此

守谿王公詠白蓮詩吳中和者甚藂就敵殊  
罕守谿獨稱賞祝京兆元明一章云賓館  
秋光聚曲池玉杯承露閣涼枝孤寒未必  
遺真噴開布何須怨較遲長恨六郎殊不  
肖從聞十丈亦何為徐搖白羽開新詠想  
對薇花獨坐時守谿公詩見震澤文集中

不復錄

曹叡寧調言長語記釣臺詩云嚴陵臺下大  
江橫千古英雄幾戰爭今日漢家無寸土  
釣臺依舊屬先生惜遺作者姓氏余近見  
丘瓊臺一絕云祚終四百已無漢州歷千  
年尚姓嚴終古祠堂釣臺側水光山色擁  
高簷二詩屬意相數故并識之

杜庠字公序號西湖醉老以詩聲於求樂間  
其過赤壁詩云水軍東下本雄圖千里長  
江隘舳艫諸葛心中空有漢曹瞞眼裏已

無吳兵消炬影東風猛夢斷蕭聲夜月孤  
過此不堪回首處荒機鷗鳥滿煙蕪一時  
人皆傳誦稱曰杜赤壁云虛齋曹翰卿詩  
云白石江頭烈火紅千年遺事說東風不  
知畫史將何意不畫周郎畫長公亦有義  
味吳匏庵詩云西飛孤鶴記何許有客吹  
簫楊世昌當日賦成誰與註數行石刻舊  
曾藏世昌綿竹道士與東坡同遊赤壁賦  
所謂客有吹洞簫者即其人也微匏庵表  
而出之世昌幾無聞矣

漢高祖歌風臺前後題詠者多矣無不推順  
功德獨宋張安道詩曰落魄劉郎作帝歸  
樽前一曲大風詞才如信越猶菹醢安用  
思他猛士為蘊藉含蓄有餘味

本朝顧祿謹中松江人亦有詩曰龍阿一  
揮白蛇死閨中人迎赤帝子救鄉婦詠擊  
筑歌風雲改換泰山河身後貽謀何大促  
可惜韓彭俱受戮却思猛士守四方不知  
諧口將為王句亦豪放可誦  
壺山宋謙父詠蛟詩云朋比趨炙態度輕禦

人口給屢僧人雖然暗裏能鑽刺貪不知  
幾竟殺身此詩諷當世小人奔競不達者  
然大露无含蓄意

本朝夏文靖原言詠秋蚊云白雲凜凜木  
葉稀癡蛟猶自傍人飛信伊祗解趨炎熱  
未識行藏出處機有規諷警戒之意存焉  
方正學先生翁贊云大火流金天地為爐汝  
於是時伊周大儒北風其涼雨雪載途汝  
於是時夷齊饑夫噫用之則行舍之則藏  
惟我與尔有是夫噫先生忠義之操已見

於平日賦詠之間豈徒言之而已哉

謝方石與李西涯齊名有桃溪淨稿天下傳  
之其詠蛙詩云春水鳴蛙處處通野田村  
巷路西東公私不用分區域堅白誰能辨  
異同井底有天從後大月中無地着奸雄  
莫教強聒終宵在正尔蘧蘧蝶夢中余友  
文翰林微明亦賦云青燈照壁睡微茫閣  
閣群蛙正統堂細雨黃昏貧鼓吹誰家青  
草舊池塘年來水旱真難卜我以公私付  
兩忘寄謝繁聲休強聒吳城明日是端陽

二詩各極其妙殆不能優劣也

北人聞鳥聲為吉鵲聲為凶南人聞鵲噪則喜鳥聲則詛呪而攘之白樂天答友人聞鳥聲云故人錦帳即聞鳥笑相視疑鳥報消息望我歸鄉里无微之云巫言此鳥至財產日豐宜主人一心惑誘引不知疲南北之好惡不同如此沈石田一絕云鵲噪未為吉鵲鳴豈是凶吉凶人自召不在鳥聲中

國初詩僧泐季潭復見心皆有詩集傳世獨

栢子庭詩不多見其詠梅花燈籠云五出寒光面面分一枝朶月照黃昏玲瓏滿地橫斜影吹滅東風不見痕語意脫灑又題布袋和尚像云大千世界浩茫茫收拾都將一袋藏畢竟聚來還有散殊寬些子有何妨

吳中落花詩自沈石田起一詠三十律一時詩人倡和者郁然至有和韻者未免東坡搗辛之誚王文恪公詠落花絕句云魚鱗滿地雪班班蝶怨蜂愁鶴慘顏只有道人

心似水花開花落  
摠如間觀此詩一洗山  
林陳腐之陋奚以多為

白賺方言也可對赤憎杜詩云赤僧輕薄遮  
人懷赤僧亦方言也沈石田贈僧立雪庭  
詩云熟鬧場中不着脚却於冷地作根基  
何如一掃都乾淨留與人間白賺誰亦自  
脫灑

沈石田新燕篇云今年見新燕猶似去年見  
主人頭髮白轉多只有烏木不曾變年去  
年來未不差分明記得主人家柴門大開

風滿堂飛出飛入隨楊花君不見相國門  
前車馬塞一朝去相車馬寂車馬寂草萋  
萋燕子還來梁上栖瓊臺丘公感事詩云  
白髮年來也不公春風亦與世情同而燕  
子如蝴蝶不入尋常矮屋中誦之者足以  
見世態炎涼之變

南州徐用理庸嘗題楊妃舞翠盤詩云曲按  
霓裳舞翠盤滿身香汗怯春寒凌波步小  
襪三寸傾國貌多花一團柳欵眠風不定  
海棠无力露初乾風流自古迷心目莫恠

三郎倚醉看用理之詩大抵似香奩體不  
脫裾裾臙脂語近見元人題明皇觀揚妃  
吹笛圖詩云笛弄霓裳月正秋三郎側耳  
復凝眸當時聽諫如聽曲車駕應无幸蜀  
憂頗得風人之旨

陳大史詞初題月下裁衣圖詩云香幙風捲  
月團團睡起裁衣思萬端秋葉未紅金剪  
冷玉門關外不勝寒得言外之意非尋常  
作者可及

古杭西湖之勝騷人墨客遊觀无虛日金陵

徐子仁森長於詩晚歲如杭幽探深抵寓  
三月足趾所及悉紀以詩名曰古杭清遊  
稿多警句予嘗記其湖州祖雨云風雨家  
山夢江湖盜賊憂初過湖上云波吞落照  
鷗知晚堤結深陰柳待春拜岳鄂王墓云  
愁雲千樹黑戰血滿袍紅登放鶴亭云生  
有梅花句死无無封禪書書所見云路生  
每問同游伴物移偏驚乍到人又云景物  
撩人歸未得十年詩債欠西湖未樂中清  
江俞清之題西湖云西湖湘上可憐春煙

柳風花最惱人  
羅袖淚乾无好思  
畫船歌舞為誰新  
秋來碧水湛平湖  
荷葉菱花取次枯  
唯有斷堤殘柳樹  
淡煙猶鎖亂啼鳥  
二詩葉文莊公每稱誦之  
予聞人誦西湖詠曰  
十里平湖水接天  
芙蓉楊柳亂秋煙  
不知湖上峯多少  
一箇峯頭住一年  
不知何人詩也  
亦有新意

詩有閑風教者如楊孟載  
陌上桑云青青陌上桑  
葉帶春雨已有催絲人  
吐吐桑下語沈石田詠蠶  
云衣被深功歲蠶動碧筐  
火

暖起眠時願言努力加餐  
葉二月吳民要賣絲書之  
以備觀風者采焉

郡王尚文詠綿花云采采西風  
雪滿籃禦寒功已倍春蠶  
世間多少開花草无補生民也  
自慙馬秋官柳之詠蠶豆云  
蠶忙時節豆離離爛煮堪充老  
肚皮可笑牡丹如斗大幾曾生子  
濟人飢二詩可並傳也

范文正公高太史皆有卓筆峯詩  
范云笠澤硯池小穹空駕石峩  
仰憑天作紙寫出太平歌高云  
雲來初似墨雁過还成字千載

只書空山灵恨何事二公之詩其氣象大小不同如此

沈石田周嘗寓杭之天竺寺人无知之者因題一絕於竹云買書賣畫出春城着被青衫白髮生四海固無知我老空教啼殺樹鶯又遇武昌登黃鶴樓適有數客飲其上石田題云昔聞崔顥題詩處今日始登黃鶴樓黃鶴已隨人去遠楚江依旧水東流照人惟有古今月極目深悲天地秋借問回仙舊時笛不知吹破幾番愁詩成大書

于壁而去客見其時驚調衆曰此又仙也

何不凡如以尋物色之迺知為石田云

高太史啓題徽宗畫眉百合圖云百合花殘六合塵汴宮啼鳥怨無人不知風雪龍沙地還有圖中此樣春詩意頗寓刺李雪菴題顯宗墨竹云春滿承華睿思舒墨君別有聖工夫如何整頓乾坤手不寫臯陶大禹謨雪庵詩似為得體

何筹齋昭君詩云春到穹廬雪未融日高壇帳暖如烘當時不遇毛延壽應恨孤眠老



漢宮其意祖王荆公漢恩自淺胡自深人  
生樂在相知心之句皆不得詩之正者也  
吾鄉高太史詩云妄語還憑婦使傳妾身  
沒虜不須憐願君莫杀毛延寿畱畫商岩  
夢裏賢瓊臺丘文莊詩亦祖高云使回煩  
寄語莫杀毛延寿君王或夢思畱寫商  
岩叟其意兼有引君求賢之意深得詩家

風旨

詩人志向各有不同如題漁父之作有美其  
山水之樂者有憫其風波之苦者如陸龜

蒙云一般輕棹看晚濤接羅拋下渡春醪  
相逢便倚簾葭浦更唱菱歌劈蟹螯鄭谷  
云白頭波上白頭翁家逐船移浦浦風一  
尺鱸魚新釣得呼兒吹火荻花中江陰下  
戶部羊伯云天外間雲物外情功名真似  
一絲輕浪花深處船如舞只為心安不受  
驚祝希哲云荻花風紫水生鱗山色浮空  
淡扶銀捻道江南好風景從前都屬打魚  
人是皆羨其樂也李西涯云漁家生事若  
難勝盡日江頭未滿罾回不知天已暮晚

風吹浪濕鬢唐子畏云朱門公子饌鮮鱗  
爭詫金盤一尺銀誰信深溪狼虎裏滿身  
風雨是漁人文徵明云小舟生長五湖濱  
雨笠風簑不去身三尺銀鱗數斤鯉長年  
辛若只供人是皆憐其若也屬意雖不同  
寫景詠物而各極其妙

今人徃徃以古今詩句編入詞曲者甚多不  
暇枚舉如未飲心先醉不在接杯酒陶淵  
明詩也世亂奴欺主年衰鬼弄人杜荀鶴  
也一朝權入手看取令行時朱灣詩也胸

中槩積千般事到得相逢一語無尤延之  
詩也逢人只可少說話賣術不須多要錢  
劉改之詩也繁綠萬枝紅一點動人春色  
不須多王荆公詩也雨打梨花深閉門古  
樂府也

盧綸逢病軍人詩云行多有病住無糧萬  
里還鄉未到鄉蓬髮衰吟古城下不堪秋  
氣入金瘡千載之下讀之令人愴然

李思式嘗為府掾後流落京師與陳內翰  
為一日內翰南還諸公餞行雲集獨

恩式不得預因獻詩曰冠蓋紛紛出洛河  
祖違无分聽驪歌雖云案牘司三策曾向  
文場戰五科版築豈无商傳說雲臺亦有  
漢蕭何司成門下同鄉客出處雖同感慨  
多諸公得詩遂延入座

盱江李靚詠野人云村落蒼茫半草茅路無  
車轍水無橋婚姻取足唯春蘭鹽酪歸來  
待晚樵一樣寬衣疑效古幾人華髮未經  
徭相逢不會寒温話借問官家合是堯鋪  
陳太平氣象萬然言外

陸文量菽園雜記云平江侯陳公豫鎮守臨  
清日館客作詩有簷前絡啼之句侯謂草  
蟲不可言啼遂踈之不知絡緯啼李白已  
道之矣客終無以自明盖人未嘗讀李詩  
故也已上陸語余讀老杜竹詩云雨洗娟  
娟靜風吹細細香太白雪詩云瑤臺雪花  
數千點片片吹落春風香以世眼論之行  
雲何嘗有香二公又有所據李者不可不  
知

永樂間柳莊袁珙以相人之術顯於時姚少

師廣孝贈柳詩云岸幘風流閃電眸相形  
不若相心優凌煙閣上丹青裏未及人人  
畫虎頭詩意祖荀卿相形不如論心之語  
成化丙戌芒種前海虞吳文恪公訥率家僮  
力耕自覩飢民難苦因成一律以惻斯民  
之新苦也澤國三年被水荒望中民物甚  
傷草房破漏難禁雨菜色萎黃久絕糧旋  
取青菱煨土竈共分水苻塞飢腸綉衣使  
者當垂惻早軀皇心為發倉正德庚午歲  
又大歎錢工部仁夫九日書事云四尺稻  
苗三尺水兩年通負一年徵又口占一絕

云高鄉不住住低鄉何事先人欠主張今  
日東湖船也賣賣來陪納水災糧東湖仁  
夫別號縣尹偶見是詩遂為蠲免

吳韋觀林詩話記無名氏題江上客店粉壁  
云一江春水碧揉籃船趁滬潮水上帆渡  
口酒家賒不得問人何處典春衫梅磧詩  
話載盧申之道中云粉黃蛺蝶遠疎籬山  
崦人家掛酒旗細雨嫩寒衫袖薄客中知  
是菊花時千見唐人杜儼客中云書劍催

人不暫間洛羈旅復秦關客顏歲歲愁邊  
改鄉國時時夢裏還三詩善寫羈旅牢落  
之狀

道士林灵素以方術顯於徽宗時有附之者  
而得美官頗自矜傲或戲作灵素畫像詩  
當日先生在市廛世人那識是真仙只因  
李得飛昇後雞犬相隨也上其則其人可  
知矣然灵素有一詩可取云蘇黃不作文  
章客童蔡翹為杜稷臣三十年來无定論  
不知奸黨是何人噫灵素乃左道異端之  
流乃肯為是言亦可貴也

吳文定公詩多渾厚平夷无斧鑿痕題沈石  
田過吳畫圖云吳松江腹太湖頭唯覓連  
蹇卧碧流我昨經行覺尤勝滿船明月下  
滄洲讀之令人胃次灑然真佳句也

古漁王授字子予江陰人也予未之識見其  
送常熟李端鄉詩云柳暗花明春雨天鶉  
鳩聲裏一歸船重遊已是十年人生幾十  
年願况一別二十年人堪幾回別雖本諸  
此亦自有味

華山有鳥名寒號虫春時鳴曰鳳凰不如我  
至冬毛羽皆落則又鳴曰得過且過葉甲  
五灵脂即其糞也瓊臺丘公有禽言詩云  
得過且過多福何如少遭禍紇半山頭東  
羽乾真信鳳凰不如我得過且過東海張  
汝弼亦有云得過且過飲啄隨時度朝暮  
得隴望蜀徒尔為未知是福還是禍二公  
之作雖禽亦絲蠻篇之遺意歟

山樵暇語卷第三

山樵暇語卷第四

華山有鳥名寒號虫春時鳴曰鳳凰不如我  
至冬毛羽皆落則又鳴曰得過且過葉甲  
五灵脂即其糞也瓊臺丘公有禽言詩云  
得過且過多福何如少遭禍紇半山頭東  
羽乾真信鳳凰不如我得過且過東海張  
汝弼亦有云得過且過飲啄隨時度朝暮  
得隴望蜀徒尔為未知是福還是禍二公  
之作雖禽亦絲蠻篇之遺意歟

山樵暇語卷第三

山樵暇語卷第四

元何真立長沙人歐陽原功之壻少有俊才  
既奉進士原功拔入翰林於虞揭諸公極  
稱道之及相見適僧景初持墨菊卷詣翰  
林求題諸公遂請真立賦之貞立出倉猝  
且惟怯勉強賦云陶令歸來不受官黃  
花采采晚霜寒悠然一見南山後故向東籬  
子細看所作殊負所聞諸公意頗不愜虞  
公詩云過了黃河无此種江南秋老萬僧  
寒此花開遍老盡莫作尋常草木看

江南舊有僧萬公善畫墨菊

歐公詩公苾芻元是

黑衣即當代深仁始賜黃今日黃花翻發

墨本來面目見馨香

僧舊本黑謂之緇宗龐參新笑隱始流元

文賜著黃貞立以詩故竟不得入翰林歐

公亦不復言虞邵庵嘗語門人曰人之出  
處固是有定若貞立者講李之功恐亦有  
未至焉近見卞華伯亦為僧題云聞說緇  
衣獨好賢墨花香裏對談玄玄霜雖改黃  
金色老氣橫秋尚凜然雖不用故事亦驚

拔

迷異記云舜葬蒼梧娥皇女英淚下沾竹大



恚為班杜牧之班竹簟云明分知是相妃  
淚何忍將身卧淚痕近時偶武孟太倉人  
嘗有題黃陵廟詩云楚些難招帝子魂黃  
陵遺廟至今存要知痛哭蒼梧恨都在班  
淚竹痕 國初楊廣夫亦有詩云八音遏  
蜜放勛俎二女當年有淚无班盡瀟湘江  
上竹凌親端的不如夫余謂廣夫徃徃立  
意求異於人而多失於刻薄如清風嶺詩  
是也武孟詞意殊有忠厚之風

歲寒堂詩話云古今大手筆諸公得思無邪  
者惟陶淵明杜子美耳餘皆不免落邪思  
中云朝徐庾唐李義山宋朝黃魯直乃邪  
思之尤者魯直雖不說婦人然其韻度矜  
持台容太甚讀之足以蕩人心魄以正謂  
邪思者也

金華王忠文 棉論唐三百年得謚為文者惟  
韓子為合理若李翱權德輿則不足矣言  
宋三百年得謚為文者惟王荆公朱徽公  
為稱情若楊億蘇洵則有可議者矣元百  
年之間當至元大德時有柳城姚文公樞

之文振其始及至正以後時有廬陵歐文  
公玄之文殿其終兩文之謚吾无間然矣  
王忠文帶云世代迭更朋黨之名何自而起  
欵豈天人實為之抑其入自致之耳漢之  
朋黨其人以德勝唐之朋黨其人以才勝  
以德勝者群而不黨之君子也以才勝者  
同而不和之小人也及宋之朋黨則又君  
子小人迭為勝負矣嗚呼朋黨之多起國  
家未有不至於危亡者也

少保李文達賢嘗謂近世仕途中能尚理李  
絕見薛大里一人今觀其著讀書二錄皆  
身心體用而有得者信非高才能文之人  
所能及也故其教人拳拳以復性為事可  
謂知所務矣王文恪公震澤長語論本道  
學者始于吳興弼繼以陳公甫而薛文清  
不之及何耶

陸文量云山陰夜吳一事見稱於人尚矣或  
筆之書或繪之圖或形之詠歌雖以杜少  
陵之博雅其於卜居篇終亦致意焉蓋二  
子人品不凡而事復奇異故沒世之後仰

其風流標致而棄道之如此愚竊有義焉  
夫朋友之交義與信而已矣故君子於其  
往來過從之際必視義之可否而誠心以  
行之未嘗率意任情以為高也如子猷之  
於安道義不當往耶不往可也義當往耶  
則造其門而不入其室豈人情乎今而曰  
乘舟而來與盡而還是則朋友之交非出  
於此心之誠持所以適吾與耳推此類也  
君臣父子何莫而非適與之具哉是其倡  
狂自恣凌躡大閉其流之弊又將以弁髦

芻狗視人倫而不知怪矣何足以訓哉噫  
晉之士大夫其風致如此當時之人歆慕  
而傳記之如此則晉之為晉可知已予故  
書必以補前人之未發且以為士大夫曠  
達之規倘有以殺風景讓我者則所不辭  
也余愛陸公之議論得古人未道不知蕭  
陳已先得矣常居安梅澗詩話載蕭山則  
一詩云訪戴何如莫訪休清談生忌晉風  
流渡江一楫無人画多重王家剡雪舟元  
人陳子昂亦有一絕云月照清溪雪滿山

孤舟只只空還一時來往同兒戲底事流傳滿世間

秦少游侍兒朝華年十九少游欲修員朝華歸父母家使之他適既別三十余日父復歸之此女不顯改節少游怜而復歸之明年侔錢唐謂華曰汝不去吾不得修員矣臨別作詩云玉人前去却重來此度分攜更不回腸斷龜山離別處夕陽孤塔自崔嵬未幾竄南荒近時唐子畏以詩嘲之云淮海修員遣麗華他言道是我言差金丹

不了紅顏別地下相逢兩面沙又題陶谷遺像云一宿姻緣逆旅中短詞聊以識泥鴻當初我做陶丞旨何用樽前面斧紅語意新奇譬如食宣州雪梨爽口可愛

麓堂詩話近世作者莫及但其間載同官獻諛之辭如西涯專在虛字上用力如何到得又云西涯最有功於聯句又云西西涯所造一至以乎又云莫太洩漏天機至若與吳文定公和般班二韻西涯詩吳載詩話中吳公詩竟不錄及文定未第時有贈

西涯大篇時復見文章之此詩全篇載之  
意西涯公天下士也何又著此語雖非自  
矜恐不免他議

古人服善徃徃推尊於朋友如杜子美不見  
高人王右丞藍田丘壑夢寒藤復憶襄陽  
孟浩然清詩句句盡堪傳至高適則云美  
名人不及佳句法如何岑參云謝朓每篇  
堪諷詠如太白白過黃鶴樓則云眼前有  
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又云令人却  
憶謝玄暉韓退之云李杜文章在光燄萬

丈長又云少陵無人謫仙死才薄將奈石  
鼓何宋韓維詩云自愧效陶无好語敢煩  
凌杜發新章古人如以遜讓今人操觚未  
能成章輒濶視前古為无物至有李白无  
多讓陶潜亦浪傳之句是何等語或有駁  
云老杜有氣刺屈賈壘目短曹刘墻又云  
賦料揚雄敵詩看子建親亦高自稱許予  
曰在杜則可余則不可

世代迭更士習各異先漢之經術後漢之名  
節晉宋之清談唐之絳章宋之道李一代

有一代之所尚政治之美惡運作之絲促  
世於是乎係亦豈偶然哉

菽園雜記云華亭民有母改適後生一子母  
歿之日二子爭欲葬之不得聞於邑宰某  
判云生前再醮終无恋子之心死後滯塋  
難見前夫之面且令後子叔彜近見菑田  
民有隨母出嫁而割股療繼父之疾有司  
以孝聞吾鄉公纓適掌京堂判云棄本姓  
而冒他姓義已不明毀父体以活父讐孝  
將安在時皆服其明識

吾鄉趙處士

同魯

豪邁能文辭性剛直遇事

敢言无所諱避弘治辛丑吳中大飢同魯  
上書於巡撫三原王公怒其畧云宋元間  
蘇郡歲入苗百六十二萬五千九百之數  
以土地言之昔之土地也今有司欲倍常  
數而逼徵民如之何矧今天時人事不利  
黔庶積兩累月民幾為魚鱉矣財盡於私  
賦加於官莫以爲甚王公讀之甚加稱賞  
其年歲糧大減公欲荐之于  
朝同魯  
力辭不就

刘真父詩話云詩以意為主詞次之或意深而義高詞語平易自是奇作

陸放翁宿北巖院詩云車馬紛紛送入朝此巖燈大夜無聊中年到處難為別也似初程宿灞橋岑參送郭義詩云初程莫早登且宿灞橋頭放翁結句本以趙與驥詩話指為參寮詩不考之過也

西施姓施其所居在西故曰西施寔字記有東施家西施家故云東家醜婦效顰西家美婦有自來矣東坡詩曰他年一舸鷓夷

去應記儂家舊住西刊本住字改易姓字傳馮誤謬不可不知也

古人好詩多遭俗人改易楊誠齋傷春詩云  
年年不帶看花福不是愁中即病中福改  
易眼東坡中秋云詩此夜此生不長好明  
月明年何處看明月改作明日殊失詩人  
旨趣

姚寬西溪叢語云柳子詩有空齋不語坐高  
春薛能詩云隔江遙見夕陽春淮南子云  
日經於虞淵是謂高春注云虞淵地名高

春時加戌民確春時也黃澗玉萬象錄云  
月出于淵隅曰高春又云日入處皆非乃  
已時也二說不同余讀梁元帝詩暮春多  
淑氣斜景落高春又納涼云高春斜日下  
佳氣滿欄盈豈皆誤也當以日入處為是  
震澤長語云月宮有影以闔浮提樹高大影  
現月輪故有此影又云此樹有難王栖其  
上彼鳴則天下雞皆鳴世謂日中鳥是也  
王文恪公又有所據余讀爾雅邢昺疏云  
春秋說題辭曰雞為積陽南方之象大陽  
精物炎上故陽出雞鳴以類感也二說未  
知孰是

蒼茫字古人用皆平聲白樂天詩野道何茫  
蒼並音上聲東坡詩六日蒼茫瞰奔流又  
愁度奔河蒼茫間蘇子美詩亦曰淮天蒼  
茫背殘臘江路遠逢舊春自注蒼茫仄聲  
杜詩云江蓮搖白羽天棘蔓青絲玉篆倚春  
晚詩云絲絲天棘出莓墻天棘天門冬也  
如懷香而蔓生洪覺範以為柳誤矣  
王楙野客叢書云樂天有兩小蠻如楊柳小



蠻腰公侍姬也如曰還携小蠻去試覓老  
刘看此酒榼名耳其說誤矣小蠻即侍姬  
也因諱之乃曰酒榼老刘即禹錫也如元  
徵之薦薦曰雙文賈耘老之妾東坡名曰  
雙荷葉錢伯瞻侍兒名倩奴山谷詩集中  
皆曰青人亦諱之也

離騷云落英或謂菊老而不落何為落英一  
云落大也一云落始也謂始開之英姚寬  
西溪叢語引晉許詢詩云青松疑素體秋  
菊落芳英沈約云英葉也言食秋菊之葉

余讀常蘇州詩云掇泛濁醪目入會田家  
乃知姚寬之說為當

容齋三筆載吳門僧惟茂住天台山一禪刹  
喜其旦暮見山作絕句云四面峯蠻翠入  
雲一溪流水漱山根老僧只恐山移去日  
落先教鎖寺門末二句惟茂踏襲張籍容  
齋失於不辨張籍虎丘詩云望月登樓海  
氣昏劍池無底鎖雲根老僧只恐山移去  
日暮先教鎖寺門今誤刻高季迪槎軒集  
中是皆不改之過

宋人詩話中載子美李使有佳句徃徃似陰  
鏗清新瘦開府俊逸鮑參軍乃云譏太白  
蹈襲諸人之詩故云然也引據陰鏗等詩  
與太白偶相似者為証噫老杜曷肯為是  
言以相詆毀恐後人信之烏得不辨  
野馬乃田野間浮氣耳遠望如群羊又如水  
波佛書如藝時野馬陽燄即此物也韓渥  
詩窓裏日光飛野馬皆以塵為野馬恐非  
也

古人以黃紙抄書誤則用雌黃塗抹今以白  
紙宜用粉塗此說甚謬刮洗則傷紙糊貼  
又易脫粉塗三五次不能漫滅惟雌黃一  
塗則滅况悠久不脫古人謂鉛黃蓋用之  
有素矣

俗諺云逢庚則變遇甲方晴或曰逢庚隻變  
遇甲雙晴蓋逢庚於隻日則變遇甲雙日則  
晴多驗又云重陽無雨立冬晴立冬無雨  
一冬晴今人訛傳重陽无雨一冬晴者誤  
也

論語點法近世多誤如夏礼吾能言之杞不

足徵也殷札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殷札  
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合於之字上點句  
禮運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  
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  
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壘焉讀此可知之  
杞點法為是如吾不復夢見周公程子註  
曰蓋存道者心无老少之異而行道者身  
老則衰也合於者字下點詞理明白洞達  
或以心字下點恐乖本義

蜀王孟昶納徐匡璋女後主嬖之拜為貴妃

蹄花蓋夫人后山詩話謂其姓費誤也

天厨禁鬻云琢句法有假借格如因尋樵子  
徑偶到葛洪家殘春紅藥在終日子規啼

皆以紅子如住山今十載明日又遷居以  
十對遷朱子儋謂其論詩近於穿鑿余謂

孟浩然庖人具雞黍稚子摘楊梅以雞對

楊老杜枸杞因吾有雞栖柰尔何以枸對

雞韓退之眼昏長訝雙魚影耳熱何辞數  
爵頻以魚對爵亦是假措唐人峽格迺知

子儋失於不審

擊節二字謂擊几為節若擊缶為節之謂也  
世人不曉以義往往以彈指為擊何其謬

歟

林逋詩云草泥竹郭索雲木叫鉤輶之句歐  
陽公稱賞之鉤輶鷓鴣聲也退之杏花云  
鷓鴣舟輶徠叫歌李群玉云方穿誥曲崎  
嶇路又聽鉤輶格磔聲郭索蟹行貌也楊  
雄太玄經曰蟹之郭索用心躁也然則林  
逋用事則誤矣余答周因程惠蟹詩云誰  
封公子內黃侯百里殷勤屢見投左手持

螯右持酒懷呂縮地術无由詞甚鄙淺但

內黃侯三字甚新出羅大經鶴林玉露

唐龍江錦夢餘錄云梅圣俞碧雲駮錄論范

文正文潞公二事龍江云二公盛德可以

師表百世雖貶夫牧監皆能道之而圣俞

又素號謹厚與一六公為有乃所見若此

豈其知果貶夫牧監之不若哉縱与二公

或有私隙亦不宜為是畔道之言以自取

罪於名教也予嘗攷前書乃臨漢魏道輔

所著嫁惡名於俞龍江深責梅公吾安得

不為之辨葉文莊水東日記云碧雲駮西  
廂記別是一等書然則文莊公亦未見其  
書也今傳於世亦得而藏之言以自

山樵暇語卷第四

山樵暇語卷第五  
古今人用事有信筆快意而誤用之者雖大  
手筆亦所不免徐武功感懷詩云間心自  
斃功名淡却笑留侯勝鄼侯有鄼二音皆  
地名蕭何所封邑屬沛國才何切蕭何子  
孫所封邑屬南陽則肝功按班固十八侯  
銘云文昌四友漢有蕭何序功第一受封  
於鄼唐楊巨源詩云請問漢家功第一麒麟  
閣上識鄼公皆押平聲武功押去聲誤

不為之辨葉文莊水東日記云碧雲駮西  
廂記別是一等書然則文莊公亦未見其  
書也今傳於世亦得而藏之言以自

山樵暇語卷第四

古今人用事有信筆快意而誤用之者雖大  
手筆亦所不免徐武功感懷詩云間心自  
斃功名淡却笑留侯勝鄼侯有鄼二音皆  
地名蕭何所封邑屬沛國才何切蕭何子  
孫所封邑屬南陽則肝功按班固十八侯  
銘云文昌四友漢有蕭何序功第一受封  
於鄼唐楊巨源詩云請問漢家功第一麒麟  
閣上識鄼公皆押平聲武功押去聲誤

矣又送張御史承翰之南京詩云講堂曾  
見三鱣集雲路初看一鶚飛用楊震故事  
按顏之推曰楊震傳雀御三鱣當作鱣音善  
按郭璞云鱣音鱣大鯉也似鱣而短口在頷  
下无鱗肉黃大者二三丈与鯉全異今江  
東呼黃魚是也若如是大鵠雀豈能御其  
三頭乎武公亦偶失考  
更衣出漢書灌夫傳坐乃起更衣顏師古注  
更改也凡久坐者皆起更衣以其寒煖或  
變也今人醫書以如廁為更衣謬也

徐秋雲宮詞有紅錦只音秋孫團脫風之句  
元枚事親王及功臣常侍宴者別賜冠衣  
制餉如一謂之只孫如玩齋貢公趙汙家  
傳賜全文只孫一襲是也陸文量菽園雜  
記云只孫直駕校尉者團花紅綠衣戴餉  
金漆帽名曰只孫二說未知孰是恐我火  
明制度与不同而所見亦有何耶  
房白雲皐字希白與元遺山為友其別西湖  
詩云聞說西湖可樂飢十年勞我夢中思  
湖邊欲買三間屋問遍人家不要詩麓堂

詩集引後二句為白樂天詩誤矣

張來儀徐幼文皆工於詩與高楊相倡和時  
稱高楊張徐比唐之四傑南濠詩詩謂四  
人皆吳產按姑蘇志張本潯陽人元季徙  
家湖川領鄉荐授安定書院山長再徙于  
吳徐本蜀之劍人後昆陵元季徙居蘇之  
望齊門則二公非吳產明矣  
灞橋雪自是鄭祭事今人恒以為孟浩然誤  
也或問祭詩思魯曰詩在灞橋雪中驢子  
余上浩然惟有赴京途中遇雪詩云迢遞秦

京道蒼茫歲暮天窮陰連晦朔積雪遍山  
川落馬迷沙渚飢噪野田客愁空竚立不  
見有人煙此詩於灞橋事无干涉

卧雪有二安表安字文相胡定字元安時雪  
滿深戶外縣令排雪往問定定已絕谷妻  
子皆卧二安俱卧雪皆縣令就舍撫問予  
和子襲雪詩安字韻數徃復最後用對妻  
僵卧有元安之句子襲謂余杜撰殊不知  
胡元安事出王楙野客叢書

余一日訪唐子畏於城西之桃花塢別業子



畏適作山水小筆詩云青藜拄杖尋詩處  
多在乎橋綠樹中紅葉沒脛人不到野棠  
花落一溪風余曰詩固佳但恐脛字押平  
聲未安子畏曰汝何據以老杜云黃獨無  
苗山雪盛短衣數挽不揜脛子畏躍然曰  
幾誤矣遂改經葉沒鞋人不到吁子畏之  
服善也如此與世之強辨飭非者殆逕庭  
笑

老李庵筆記云故諸侯薨又遷於路寢路猶  
言正廳也謂不死婦人之手非惟不瀆亦  
以絕婦寺矯命之禍也近世謂死於堂輿  
為終於正寢非是

能改齋漫錄云古來人君之亡未有謚號皆  
以大行稱之往而不返之義也秦始皇崩  
於沙丘胡亥喟然嘆曰今大行未發喪禮  
未終見李斯傳唐子畏四庫碎金云皇帝  
崩後未有謚號故曰大行行者德行之行  
讀作去聲二說未知孰是

得即高歌失即休多悲多恨漫悠悠今朝有  
酒今朝醉明日愁此羅隱詩也今載甲乙

集中吳布臣漫錄謂權常侍誤誤矣

麓堂詩話載天台王古直述懷云窮將入骨  
詩還拙事不榮心夢亦清之句予少時宋  
人詩云纔到中年百念輕獨於風月未忘  
情貧將入骨詩方好事不榮心夢亦清萬  
卷難圖金馬貴一長生長與白鷗盟幸然  
不作諸侯客猶恐江湖識姓名直一懸僅  
易三字是暗合者聊抑竊用之耶古直全  
篇惜未之見

沈田石臨終時神氣清爽索筆賦詩云萬事

從今一旦休又承仙命赴瀛州清風明月  
人王箇野草附花土一丘夢短夢長俱是  
夢妙愁愁少總成愁放開身子安然卧不  
管乾坤幾百秋余觀是作石翁達生委命  
之士其詩話載真州儒醫殷叔用製壽木  
詩云天地逍遙有此州人間不着返瀛州  
清風明月吾三友野草附花土一丘夢短  
夢長俱是夢憂生憂死亦空憂身前打美  
併身後萬事悠悠萬古愁右詩題蓬島婦  
舟石田詩人豈蹈襲者想爰是詩合為已

有亦未可知也

老杜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寤晏原州合宵  
剝把銀缸照猶恐想逢是夢中晏祖杜意  
吳布臣能改齋漫錄云樂天回時一笑百媚  
生六宮粉黛无顏色蓋祖李太白清平詞  
一笑皆生百媚之語噫如是而言布臣過  
於刻矣

東海張武部汝灑云中國古无摺扇王秋澗  
樺玉堂雜記載元初東南夷使者持聚頭  
扇當時皆笑之我朝永樂初始有摺扇

但僕隸下人所持以使事人耳及倭國充  
貢太宗徧賜臣群內府又做其制  
以供賜与天下遂遍行之而團扇右制廢  
矣江南婦人僅存其一二余按容齋續筆  
載朱新仲指疊扇詞云宮紗蜂趕梅寶扇  
鳶開翅數指聚清風一捻生秋意搖搖雲  
步輕袅袅瓊枝細莫鮮玉連環怕作飛花  
墜摺扇宋時已有其來尚矣汝灑在當時  
最號博洽不知何以云然想未見續筆故  
也

太元不杀文丞相君義臣忠兩得之義若漢  
王封蔭日忠如蜀相斫顏時乾坤德澤華  
夷見氣節風霜天地知只恐史官徧不到  
老夫和淚馮新詩史云翰林王盤作盛如  
梓廡齋叢談又云太常徐威鄉近閱葉公  
莊水東日記云徐世隆作即威鄉无疑也  
文山廟題詠多矣近立文莊公詩奉世紛  
紛拜六羊獨捐一死正綱常英魂上訴天  
應怒特命真人出鳳陽真人謂我朝高  
廟也殊有新意

劉后村詠史云紀綠紛紛已失貞語言輕重  
在詞臣若將字字論心術恐有無窮受屈  
人宋史信國公于陳冝中同傳不預忠義  
之列吳文定公有謁文信公祠詩云當時  
正氣亘乾坤忠義誰將宋史論柴市冝為  
南向像崖山應有北焯魂已酬鄉里啼哭  
志能報朝廷養士恩一讀六歌人便哭天  
教遺墨燬无存海虞錢氏藏文信公六歌  
貞蹟近燬于火文定未句及之文信公忠  
義表表在天地間而史書不預何耶余誦

劉詩重增慨喟

成化辛丑中貴人索取奇玩騷擾東南挾王  
癘手為羽翼東吳珍玩寶玉為之一空吾  
卿沈其所藏米元章墨蹟亦為取去未幾  
王癘子坐誅傳首江浙鄧憲徐公源題其  
臨卷云赫赫威聲振地雷江南具滿車回  
米家詩畫真元價真與王癘講首來用以  
紀時事之實而益見天道之好旋云  
泰山有捨身崖歲有男婦往往焉以身投於  
崖下謂之捨身太傅王昌世越有詩云捨

身崖下深唯測每怪輕生世上人我亦有  
身備自重捨時除是為君親泰政陸  
文量客題劉阮宿云神仙蹤跡本無稽劉  
玩奇談總是迷以事於民竟何補也留祠  
屋占山溪二詩有關世教不為徒作併筆  
於此

秦檜姦雉賣國百世之下三尺童子聞其名  
氏亦知嚙罵以是知天理人心未嘗泯滅  
當時本欲掩飾罪惡三世史官皆令子弟  
為之上虞謝文蕭公鐸詩云欲蓋弥彰理

則然是非公案可欺天史官任尔能三世  
遺臭依然到萬年昔人江海自蔡州回令  
軍士於秦檜冢上便弱以快意人故謂之  
遺臭冢云丘文莊公濬題武穆墳詩詞極  
警按其詩曰我聞岳王之墳西湖上至今  
樹枝皆南向草木猶知表蓋君臣王乃尔  
崇奸相青衣行酒誰家十年血戰為誰人  
忠勲翻見遺骸戮胡兒未死能亡秦嗚呼  
臣飛死臣俊喜臣浚无言世忠靡檜書夜  
報四木子臣搆拜詔從以始嗚呼二公之

詩誅姦諛於既死竿潛德之幽光者欤

吾知武功伯徐天全翁嘗赴友人讌醉狎歌  
妓戲成絕句云潞公長醉成都宴范老猶  
懷慶朔堂下台風流成一慨只今莫笑老  
夫任能改幣漫載文潞公於慶曆間以樞  
密直學士出知成都時年未四十蜀中風  
俗喜行樂潞公多妓席會客語至京師御  
史何至從因謁告歸蜀上遺庶之何將至  
境上路公為之動容彼有張少愚者謂公  
曰至從予友也無足念因迎於漢上因集

會有營妓善舞何善之問其姓曰楊何曰  
所謂陽臺柳者少愚即取妓之項帕題詩  
其上云蜀国佳人細腰西臺御史惜妖  
嬈從今喚作楊臺柳舞盡春風萬萬條因  
命妓作柳枝詞歌之全從為之雲醉後數  
日何至成都頗嚴重太過潞公大作樂以  
燕何復使楊教雜府妓中歌少愚詩以送  
觴何梅為之醉及还朝潞公之謗边息文  
正范公守鄆潞郡有慶朔堂籍中有小妓  
名小公屬意既去即以詩寄魏介云慶

朔堂前花自枝便移官去未曾開年年常  
有別離恨已託東風幹當來介因詩義鬻  
以娛公文范名公將相事業不復可義至  
於春律令侍幾於曠達天全解朝當矣  
楊楊在唐詩最繁盛故張祐有人生只合楊  
州死之句以為天下勝境莫有過於此者  
今廣陵視淮陰反若不及地之盛衰无常  
由於天數昔之繁華今之寂寞今之寂寞  
安知他日不至於繁華乎有識者寧不為  
一慨也瓊臺丘公夜泊淮安西湖嘴有感

詩曰十里朱樓兩岸舟夜深歌舞幾曾休  
揚州千載繁華事移在西湖嘴上頭

名山大川登臨形勝多在乎西然東北未及  
之勝覽之地恐不多暇耳吾卿金秋野筵  
一日侍徐天全游灵巖山天全即席出沽  
鱸圖三韻令詩賦金口占云船到橫塘酒  
再沽行厨煮出四腮鱸好山都在西南上  
一路推蓬看昼圖天全翁大加稱賞  
黎常峯金城記云欲令梅瘦海棠穠子臣櫻  
花以養嫁筓但恨時不同耳洪盤州海棠

詩云雨濯吳粧膩風催蜀錦裁自爇上較  
晚不得聘寒梅此詩正祖黎語石田沈公  
有一絕云粉合臙脂作曉粧富於顏色各  
於香東風不肯全分付相對梅花各斷腸  
其詞意頗與前人暗合

正德庚午逆瑾用事少師本齋謝公遷致政  
歸時年六十有二嘉靖丁亥召入  
今上復召用徵書接踵時年已七十九矣  
今上以為顧命大臣優渥殊甚公辭帝夷  
克赴京之日携寿木以備不虞子記克



蜀公鎮於家辭表云六十三而致仕固不待年七十九而造朝豈云知禮年數偶與謝合故附記之

宮保刑書林見素後閩人自幼好作古文戊戌同考編修莆田李李士仁傑好時文見素在場屋始效之或見其体卑弱嘆曰得失有命何及者拘座主之意也乃就題改作燈窓下文字呈之自謂雖不中亦无愧矣分卷在西涯李公處公識此文遂擢高第不負所夸其有幸也如此

劉毅正思齋雜記云長陵重沈度第榮翰墨以其豐腴溫潤畫重永嘉郭文通喜其布置茂密錢唐蔣暉字季歐陽率更屢不稱肯於夏珪馬遠小幅則并謂殘山剩水有宋偏安之物憲廟尤愛沈字其法祖一端也上皆劉語嘗見蔣萬竹山房帖字甚肥俗劉公言季率更清勁之體豈別有所見也右今評書畫固自不同如山谷道人和蘇穎濱觀韓幹馬詩云曹霸弟子沙苑丞喜作肥馬人笑之李侯論幹独不

尔妙畫骨相相遺毛皮翰林評書乃如此  
賤肥貴瘦人未知東坡與孫華老求墨妙  
亭詩云岬山傳刻典刑在千載筆法留陽  
水杜陵評書貴瘦硬此論未公吾不憑短  
長肥瘠各有態王環飛燕誰敢憎意長陵  
品鑒書畫真帝王英偉之論彼黑教畫評  
高下為說者霄壤之見矣刘公曷思之  
金山寺題詠最多佳句絕少惟張祐一詩播  
頌今古葉文莊公云 國朝惟甫里趙宗  
文一詩可誦已載水東日記近瓊臺丘公

詩云岷江萬里下梵刹半空開吳樹風吹  
斷淮山水蕩回潮聲雜鍾磬波影動樓臺  
千載張公子題詩會再來西涯李公詩云  
長向名山憶所逢偶來南國問仙蹤潮聲  
夜落江心寺雲氣朝浮海上峯玄圃樓臺  
通日月石壇風雨護蛟龍詩成却笑張公  
子解道中流兩岸鍾二公詩皆悠遠無夸  
大意規孫勣之自負又何如哉

邵閣雅談載廖凝字熙績十歲時有詠棋詩  
云滿汀鷗不散一局黑全輸作者見之曰

又禽名於後世先大父醉菊翁与客奕棋  
家君侍立命賦詩即口占云兩行分黑白  
二叟賭輸贏落子爭先着松間睡鶴驚時  
坐客見詩賞嘆不已呼為小友家君時年  
方十一歲也

宋張平叔自謂遇真人授以金丹藥物火侯  
之訣可以還嬰返少蚩紀飛昇者悟真篇  
五卷其間所載律詩十六首絕句六十四  
首江月十二首人歌頌樂府及雜言各數  
首其意皆使後人讀之庶幾尽迂本明性

之道而見末以悟末捨妄以從真意世豈  
有是理哉今復臺兵公乃用其詞及其意  
作詩以闢之云真鉛真汞結真丹簡易工  
夫不在繁通是悞真應未悟悟真寧用許  
多言又云天然義理本來真自古原无不  
壞身若道神仙長不死世間應有漢唐人  
誦是詩决死此理明矣

昔人云九五花出惟雪花六出太陰之數予  
考其說至冬後陰極陽生觀梅桃李杏皆  
五出也夏至後陽極陰生觀威灵仙鹿葱

射干淨穠蕉梳子皆六出也

王維雪中芭蕉圖或謂其情意寓於物不拘  
四時僧惠洪有雪裏芭蕉失寒暑皆以芭  
蕉非雪中物朱新雜記云嶺外如曲江冬  
大雪芭蕉自若紅蕉方開花知前輩雖盡  
史亦不苟如此想惠洪未到嶺外故也陸  
安甫叢殘錄云郭都督銍近在廣西親見  
雪中芭蕉雪後亦不壞也噫讀天下書未  
遍不得妄下雌黃觀此益信

山樵暇語卷第六

祝希哲允明嘗借陸濟民張夢晉韓壽春登  
虎丘浮屠躋至絕頂但見八荒洞然萬慮屏  
息飲酒樂甚壽椿出紙筆賦詩以紀其遊允  
明詩先成云草木衣裳下煙霞掌幄中偶然  
飛咳唾珠玉滿天風濟民云極目飛鴻小致  
身雲路中詩人少知己發付與東風夢晉云  
慮遣塵寰外天滯眼界中新詩三百首句句  
蒼松風壽椿云詩寄干峯杪春橫一鏡中雋  
壺蕪荷鐘不減晉人風詩成閣筆天風颯然

射干淨穉蕉梳子皆六出也

王維雪中芭蕉圖或謂其情意寓於物不拘  
四時僧惠洪有雪裏芭蕉失寒暑皆以芭  
蕉非雪中物朱新雜記云嶺外如曲江冬  
大雪芭蕉自若紅蕉方開花知前輩雖盡  
史亦不苟如此想惠洪未到嶺外故也陸  
安甫叢殘錄云郭都督銍近在廣西親見  
雪中芭蕉雪後亦不壞也噫讀天下書未  
遍不得妄下雌黃觀此益信

山樵暇語卷第六

祝希哲允明嘗借陸濟民張夢晉韓壽春登  
虎丘浮屠躋至絕頂但見八荒洞然萬慮屏  
息飲酒樂甚壽椿出紙筆賦詩以紀其遊允  
明詩先成云草木衣裳下煙霞掌幄中偶然  
飛咳唾珠玉滿天風濟民云極目飛鴻小致  
身雲路中詩人少知己發付與東風夢晉云  
慮遣塵寰外天滯眼界中新詩三百首句句  
蒼松風壽椿云詩寄干峯杪春橫一鏡中雋  
壺蕪荷鐘不減晉人風詩成閣筆天風颯然

飄其詩草盤旋直上太虛如掀舞行將擲地  
重為蒼鷹所舉竟不知其所止也遂名為飛  
詩會衆客請其事希哲援筆而就不如默竄  
其詞云丁未之春甲辰之望集江表之五子  
繼山陰之邵賢於時山水在望鶯苑媚人度  
匏尊于輕舟豪興未已飛蠟屐於壘觀高懷  
轉增送月蒼飛詩碧落鏗金石琳琅天樂  
之音歷落珠璣宛轉春葩之彩楮生將命走  
秋蛇於毫端風伯知心托霜鷹於掌上迴翔  
多態俯仰可觀激而一蜚冲天遂爾悠然而  
逝也非塵世不殊金母之青鸞人是謫仙竊  
比玉堂之黃鶴爰列字氏婦之綿緗推予鄙  
言用為游泰深作附驥不耻續貂因為引之  
知右 吾鄉泰元遠羽抱經濟可惜乎不第  
王文恪公素推重之近試禮部得貢元予嘗  
愛其惠山茶會序曰渡江而潤金焦井露勝  
由潤入句容三茅山勝由句容至毗陵白氏  
園勝由毘陵至無錫惠麓勝余之之金陵必  
經是勝程迫事協或不得一追造或不得適  
觀觀或不得与朋友共而私獨踟躕焉用是

快快嘗奪衡山文徵明中山湯子重太原王  
履吉謀行而諸君各有典守人不敢舍己業  
以越人境正德丙子之秋長洲博士右閔邦  
先生掌教武進居可以贈之其秀得予畫輒  
以與人故書坡語以戒之噫徵明之自貴重  
其筆跡如此全家居于徵明素交善性歲作  
風風雨尚一憶并繫絕句以寄意云碧樹足  
秋雨懷君不得俱雨忘想無客校得幾編書  
盍指又并載餘矣吾之後人宜永寶之 沈  
元周咎讀撐犁而靡識敢謂之書問招祈而  
不和尚慙寡學見皇甫謐玄晏春秋曰予謂  
匈奴傳不識撐犁孤塗之事有胡奴執燭顧  
而問之奴曰匈奴號撐犁猶漢人稱天子也  
世史正綱云世祖賜揚漢英名以賽因不花  
譯以華言賽因好也不花牛也嗚呼君之賜  
臣將以為榮也稱之曰揚好牛榮邪辱邪  
陳李常自號龍丘先生喜畜聲妓其妻柳氏  
絕光妬東坡詩有忽聞河東東獅子吼拄杖  
落手心茫然者是也黃山谷與李常簡云審  
柳夫人時須醫藥今已安平否公暮年來想

漸求清淨之樂姬媵無新進矣柳夫人比何  
所念以致疾邪又以帖云承論老境情味法  
當如此所若既不妨游觀山川自可損棄石  
調護起居飲食而已河未夫人亦能哀憐老  
大一任放下解事邪觀二帖可見古人交道  
之篤如此 李庭暉繼室陸氏多賢能歸廷  
暉時前室子甫四歲撫愛甚篤人莫辨其為  
前室子陸氏沒其子哭之甚哀亦不類世之  
喪後母者其子名鎡既長讀書力學是皆賢  
母之助也揚南峯作陸氏墓誌銘曰伯奇逐

王柱辱繼母而慈古不足賢哉令人李家福  
子也哀啼夫也歟扶掖于歸北山麓畧其衆  
能銘其獨 東坡自贊云目若新生之犢身  
如不繫之舟試問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崖州  
榜誠齋自贊云青白不形眼底雌黃不出口  
中只有一罪不赦唐突明月清風 國初王  
忠文棉自贊小像云讀古人之詩書披今人  
之冠服其見於外或乃謂為有餘然存諸中  
吾自知為不足也視自贊詩中龍文中虎者  
有間矣 唐子畏僑居南景日嘗宴某侯家



即席為六朝今粉賦詩文士云集子畏賦先  
成其警句云一顧傾城乃再傾國胡然而帝  
也胡然天侯大加稱賞前句出李延年歌後  
句出詩君子偕老篇由是其名愈著徐鄣  
孝云凡人為文必出諸己而簡易乃為佳耳  
為文正如為人若有辛苦態度便不自然因  
朝文臣有謚自太子少師姚公廣孝與大學  
士胡公廣始固初然誠意伯劉公亦未嘗得  
也姚謚恭靖又封萊國公胡謚文穆元薩  
天錫嘗有詩送欽笑隱龍翔寺其詩云東南

隱者人不識一日才名動九重地濕厭聞天  
竺雨月明來聽景陽鐘衲衣香煖留春麝石  
鉢云寒卧夜龍何日相從陪杖履秋風江上  
採芙蓉虞學士見之謂曰詩固好但聞聽字  
意重耳薩當時自負能詩意虞以先輩故少  
之云爾後至南臺見馬伯庸詩因誦前作馬  
亦知虞公所云欲改之二人構思數日竟不  
獲未幾薩以事至臨川謁虞公席間首及前  
事虞公曰歲久不復記憶請再誦之薩誦之  
公曰此易事唐人詩有云林下老僧來看雨

宜致作也。濕壓看天竺，雨音調更差。勝蔭大  
服而去。自古文人雖處艱危，縲絏之中未  
嘗發吟詠。如劉長卿在獄中詩云：「非關誰字  
看冤氣，氣益下無由見。」太陽人云：「右長空得  
罪夷甫，不言錢東坡在獄寄子，曰：「聖主如  
天，萬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滿先償  
債。十口無歸，更累人是處。」青田可埋骨。他年  
夜雨，搗傷神。子君世世為兄弟，更結來生未  
了因。栢臺霜氣夜，淒淒風動琅璫月。向低夢  
逸雲心，山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眼中犀角

真吾子。身授牛衣，懷老妻百歲，神遊定何處。  
同鄉知葬浙江西，神宗見而憐之，遂得釋。近  
陳大和獄中云：「縲絏深居，閑虎牢，致身無奈。  
維羶臊三閔不復，人消息四壁，惟聞鬼叫號。  
月入破窓，燈焰炬風回，孤枕折聲高。故園親  
舊如相問，日望墻頭過濁醪。時獄吏以詩聞  
太守，憐其才而宥之。吁！詩能動天地，感鬼神。  
其此之謂歟。」洞庭山之東有翠峯寺，寺有  
悟道泉。吳文定公与李貞伯偕遊，飲泉，苒美  
相與賦詩以紀其事。後廿年，吳鳴翰使人舁

巨甕以贈文定公公以詩謝之云試茶憶在  
廿年前碧甕舁未味宛然踏雪故穿東澗屐  
迎風遙附太湖船題詩寥落憐諸友悟道分  
明見老禪自愧無能為水記偏將名品與人  
傳近見文定公遺墨藏于吳承翰家謹錄之  
餘友張原學以慧山泉一罈及茶爐一事見  
贈余謝以詩云故人分贈慧山泉仍試茶爐  
活火煎玉色漫傾肩越粟清香搖落日流涎  
千翻浪滾聲疑雨雨腋風生喜欲顛即重高  
情勞遠寄好將奇事向人傳非敢方駕前賢

聊以自遣雲耳

諺云亥

漁人撒網比常

倍之元微之謫通州白樂天詩云寅年離不  
多逢虎亥日沙頭賣魚又東南行云亥日饒  
蝦蟇寅年足虎編張籍云江村亥日長為市  
山谷亦有魚收亥日妻到市亥日得魚之語  
其未尚矣李淳風易境云取魚宜見水忌土  
蓋亥子屬水乃知魚收亥日所一陳惟室嘗  
書桃符云但願兒孫勤筆硯不妨老子自婆  
娑又云賓客不來門戶俗詩書無教子孫愚  
皆無誇大之意若賈似道桃符云英雄天下

無雙士忠義長沙第一家不知忠義何在人  
皆笑之近臨川聶大年為司訓時桃符云文  
章高似翰林院法度嚴如按察司人嫉之由  
是不得大用如杜原安分心常足無求自志  
伸用以自警人何尤焉 宋政和中看令士  
廢習詩賦者扶一伯謹者不敢發一語故張  
芸叟有酒間李杜皆扶筆地下班揚亦引車  
之句吳人飲茶以鹽少許其來尚矣薛能云  
鹽損添瀕戎薑且著更誇山谷云寒中瘡氣  
莫甚於茶或濟以鹽勻賦政家東坡云老莫

稚子不知愛一手已入姜鹽煎古人恐茶性  
冷用薑煎今吳中薑反不用入鹽氣習尚存  
西涯李公往歲與客聯句拆弊罽中故絮  
以代燭人或謂其好奇之過余曰不然亦古  
今刻燭之遺意耳其次白洲留別詩有看花  
不厭傷多酒燃絮還供未了詩蓋紀其實也  
長洲某寺歷年頗久基址廢圯特有顯  
宦謀其地營塋僧占一絕云一帶空山已有  
年不須惆悵起頽磚道傍多少麒麟塚轉眼  
無人送紙錢薛有微婉有諷 內史某避暑

于祇園庵庵即僧月舟焚修處內史一日忽  
失去銀帶透索月舟償之甚急秋官馬抑之  
與內史未刑識作一詩以寄之曰避暑來過  
竹裏局銀鞋失去杳難尋惱煩內史開中意  
驚山僧入定心波老解時渾忘却不疑償處  
豈能禁遙知明月朝天去想是腰間欲換金  
內史得詩甚喜遂釋之 戴濯纓冠自章甫  
早有俊聲以才自負時有賂有司得科第者  
其詩云登山無力便捫蘿盡說捫蘿借力多  
自信坦途原有路從容行去待如何除夕云

富偏無子貧多子壯已休官老未官後授某  
州訓導書懷云瘦馬有時騎出好布袍無恙  
著來寬其意氣聞雅可愛李西涯有哭內弟  
劉釗詩云官好不嫌州縣家貧翻恨子孫多  
意頗相類 吳詩僧月舟居祇園庵貧而好  
客大夫士喜與之游一日為官顏寶之索衣  
詩云西風吹破木綿裘徹骨清寒以水流摘  
取笑葉難禦鴈製來荷芰不禁秋朝陽空擁  
層衲載月長虛一箇舟寄語故人顏戶部朝  
衣肯大破留寶之見詩贈衣一襲 朝廷盛

禮慶成宴其一也每宴必傳 旨云滿斟酒  
又云官人每飲乾故西涯李文正公詩云生  
擁曰華肴漸近酒傳 天語飲教乾亦紀實  
也我朝之獎勸人臣也如此 桑民懌悅蘇  
之常熟人也蚤有經世志負才微物應鄉薦  
後屢試春闈不偶吳檢討世賢主試時桑荅  
策云膏中有長劍一日幾回磨等語為世賢  
所照又作學以至聖人之道論有我去而夫  
子未等語為丘文莊公仲深所點其豪邁之  
氣亦不少挫李文正公有詩贈云十年三度

試春闈親見聲名滿帝畿甲第久慙唐李邵  
奇才終誤宋劉幾功名歲晚非蓬鬢湖海官  
貧尚衣布試看孤鷺林下落林心還向碧天  
飛後授秦和訓導尋陞柳州通判致仕而卒  
有思玄集若干卷傳世 張文潛明道雜誌  
云王元之詩云刺史好詩兼好酒山民名醉  
又名吟而元之呼醉為沮呼吟為根疑所不  
知呼醉吟竟是何物前此皆文潛語余按劉  
后村七十四云吟生慙侯老封高尚死慕先  
賢謚醉吟自注云有司議樂天謚宣宗曰醉

吟先生足矣想王元之詩正祖此意伊卿  
李伯羔少從李於家君告志學問賸博而弘  
爰因場屋爭涂子仁為詩友其和家君詩云  
學事雕蟲未及醇德方進步敢期隣深懷師  
道終身重已信文人自古貧道處江山新結  
杜滿窓花鳥漸成春功名得失真常事視若  
浮雲不礙項詩亦清故可喜宋楊李士  
應之常題所居壁云有竹百竿有香一爐有  
書千卷有酒一壺如是足矣余友柳大中僉  
性僻嗜書搜羅奇籍傳寫殆遍親自校翻不

吝假借由是人益賢之問好吟詠如錄白樂  
天長慶集題其後云兩三年寫自經手七十  
卷書終到頭山居云煮粥燒松子梳頭就菊  
花述懷云百竿竹與身同老千卷書存乎自  
抄余嘗過訪其居修竹滿然焚香獨坐左圖  
右史充棟汗牛昔人之所慕者今大中俱得  
之矣與世之朝吳暮楚驅馳勢利之場者大  
相遼絕哉古今詩話云江州琵琶亭題者  
甚多惟夏鄭公最佳詩云流光過眼如車轂  
薄宦霸人似馬脚若遇琵琶應大笑何煩涕

淡滿看衫近楊孟載為白解朝云楓葉芦花  
兩鬢霜櫻桃揚柳又桐忘當特莫怪青山濕  
不是琵琶也斷腸亦出新意

國初京師士夫不尚虛禮往謁必設拜或偶  
不值偶則殺刺而已至成化間士夫則以立  
馬人家門下投三指一刺惟恐主人出主人  
亦惟恐客入互相投刺而已不知其何義哉  
張修撰泰有詩云一刺未投一刺還交情一  
日過長安直須了作虛文事可便離羣出間  
士風之偷薄於此可觀

山樵暇語卷第六

山樵暇語卷第七

李方叔師友談記云東坡令門人作人不易  
物賦或戲作一聯曰伏其九而襲其裳豈惟  
孔子夸其詩書而戴帽未是蘇公蓋謂士大  
夫近年徇東坡尚簪短帽名曰子瞻樣一日  
神宗譙醴泉覲侯人以相与自夸文章為戲  
者甲優曰吾之文章汝輩不可及乙優曰何  
也曰汝不見吾頭上子瞻乎上為之解顏近  
時目不識丁之徒徃徃效歛東坡巾明道巾



淡滿看衫近楊孟載為白解朝云楓葉芦花  
兩鬢霜櫻桃揚柳又桐忘當特莫怪青山濕  
不是琵琶也斷腸亦出新意

國初京師士夫不尚虛禮往謁必設拜或偶  
不值偶則殺刺而已至成化間士夫則以立  
馬人家門下投三指一刺惟恐主人出主人  
亦惟恐客入互相投刺而已不知其何義哉  
張修撰泰有詩云一刺未投一刺還交情一  
日過長安直須了作虛文事可便離羣出間  
士風之偷薄於此可觀

山樵暇語卷第六

山樵暇語卷第七

李方叔師友談記云東坡令門人作人不易  
物賦或戲作一聯曰伏其九而襲其裳豈惟  
孔子夸其詩書而戴帽未是蘇公蓋謂士大  
夫近年徇東坡尚簪短帽名曰子瞻樣一日  
神宗譙醴泉覲侯人以相与自夸文章為戲  
者甲優曰吾之文章汝輩不可及乙優曰何  
也曰汝不見吾頭上子瞻乎上為之解顏近  
時目不識丁之徒徃徃效歛東坡巾明道巾

數十年來幾遍海內沈石田有詠戲子一絕  
云未卽女但假成真便謂忠君孝親脫落  
戲衣看本相裏不是外頭人語雖粗淺而有  
警策瓊臺立公嘗與友人論及時事友  
人言某官者超自寒微一旦驟登顯位公即  
口占一詩云功名富貴似危竿上去時難下  
更難到盡到頭時須把投幾多人在下頭看  
此詩意該而理長可以為人情世態者警本  
朝狀元入閣者胡文穆廣曹文忠罪陳芳洲  
潘商文毅彭文憲時謝木齋是也劉敦

劾宋人記之云 皇朝三十八龍首身列黃  
扉已六人 本朝理李顯者則有薛文清公  
宣隱者則有康希吳先生與弼文清常曰自  
朱子後性理以明正不必著書而康希亦嘗  
嘆宋末以未幾註之繁非徒無益又有害焉  
故不輕於著述 太平廣記彭祖傳云服藥  
百畏不如獨卧顧况琴客詩云服藥不如獨  
自眠從他別嫁一少年陸放翁詩云焚香黃  
閣退朝歸道話時時正要提九十老翁緣底  
健一生強半是單棲乃知放翁結句本古譜

丘瓊臺有題鸚鵡詩詞極警拔其詞曰  
為禽抵合作禽言水飲林棲在自便只為性  
靈多巧慧一生長是被拘牽世之露才揚已  
不循自然之性而有意外之千一為人所拘  
乎則糾身不脫豈矣况此寧不悚然吾鄉桑  
民擇有過櫛衡墓詩云能言賈禍真鸚鵡賢  
德冥飛愧鳳凰用事屬對皆親切他人不能  
到也 沈石田詩話載萍泳字沂叔新溪小  
泛云柳斷橋方出雲深寺欲浮雲田謂浮字  
人詠不到予見魯宗泐題屋舟詩云吳人舟

似屋今予屋為舟四面水都統一身天若浮  
亦佳句右田偶未之見耳 南軒先生赴江  
陵僮僕僅二人及入境又悉遣歸或問親隨  
止二人今若遣回恐官所不可无親僕先生  
曰到官所何患無人若帶親僕銷防間不謹  
便生事端 本朝薛文清公云心不可有一  
毫之偏向有則人必窺而知之余嘗使一走  
卒見其頗繁捷使之稍勤下人即有趨重之  
意余遂逐去之以此知當官者宜正大明白  
不可有一毫之偏向二公之用如此安得不

到聖賢地位 蔣少傳 見云近代評詩者謂  
詩至于不可解然後為妙夫詩美教化厚風  
俗示勸戒然後足以為詩詩而足于不可解  
是何說耶且三百篇何嘗有不可解者哉  
張文潛明道雜志云錢穆父知開封府斷一  
大事或謂之曰可謂霹靂手錢答曰僅免胡  
盧蹄蓋俗諺也能改齋謾錄紀張鄧公罷政  
詩云赭案當衙並命持子君面箇沒操持如  
今我得休官去一任夫君鵬露蹄余頃見李  
屏山樂府末句云但尊中有酒心頭无事蒞

芦提過三者未審孰是識之以俟失者 達  
文初誕皇子命駙馬都尉梅公倫詠竹公絕  
句云老竹扶蘇嫩竹濃托於天地此根同夜  
未生意隨雷雨又見龍孫發舊叢公在洪武  
中最有才智名 太祖深重之後死節於靖  
難王介甫嘗有譏韓昌黎詩曰紛紛易冷百  
年身卒世無人識道真力去陳言誇末俗可  
憐無補費精神青溪姚世昌指介甫謂無忌  
憚者余竊疑之歐陽永叔贈介甫云翰林風  
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介甫答云他日

若能窺孟子終身何敢望韓公意前後之言  
何不同如此徒貽後世之議 俞元德叢說  
云唐時試題不共出處如班竹管賦滿場不  
知出周札矧治經人所業貴乎專一不知出  
處繆妄之甚殊可笑也葉文莊公日記云永  
樂中俞行之試記里鼓士子皆不知所謂莫  
能指一辭所謂名浮於實君子弗貴者欵文  
莊不云出何書余近閱馬編古今注云記里  
鼓者所以識道里也謂之大章車起於西京  
亦日記里車車上有二層皆有木人焉行一

里下一層擊鼓行十里上一層擊鐘尚方故  
事有作車法古人有云一事不知儒者可耻  
由是傳奇小說亦不可不覽也 韓退之送  
諸葛覺往隨州讀書云鄴侯家多書架插三  
萬軸按唐史宰相李泌封鄴侯其子繁刺隨  
州朱新仲雜記謂鄴侯李繁何耶新仲最稱  
博洽一時之譎耳 洪景盧夷堅志夷堅二  
字出列子夷堅聞而志之言鸚鵡也唐華原  
尉張憶素有夷堅錄三卷張端義貴耳集云  
夷姓堅名也張必有所據 趙與峕賓退錄

云晉簡文母鄭太后諱阿春晉人避其諱皆以春秋為陽秋近世葛常之作詩話名曰韻語陽秋以今人而為晉諱不深考也已上趙語近來吳中士夫抄錄古今典籍中如貞微二字皆不全書予謂宋人刻板時為避國諱至我朝尚為宋諱殊可笑也東坡祖名序故為人作序皆用叙字又以為未安遂改作引而謂字序曰序說今人效之非也休翁盛允高景初任御史有聲聞後劾權倖降某縣典史尋陞羅江知縣有詩云性懶才疎官

亦拙天然處處有山川銓司頗信為知己一度遷移一度聞此詩播傳大口說者謂其褻而不怨余嘗記東坡謫瓊州有詩云平生李道真實意豈與旁達俱存亡要當如是爾允高之詩其與東坡同一志趣歟何景明所間一篇當與歸子師說並行李者不可不看文見何氏本集嚴武在成都不堪少陵之慢題杜二錦江亭云莫倚善題鸚鵡賦其詩有警戒之辭少陵答云阮籍焉知理法疎武由是有殺甫之意若武冠不鈎於簾者三其

母未技少緩甫亦死矣元人考白雲詩云千里奔馳蜀道難草堂賓主聲交歡怒冠三掛簾鉤上誰謂將軍丸數寬蓋指前事也詩人多用元次山帶筇箸語作平上聲予嘗攷廣韻音冷醒太平御覽載通俗文云竹器謂之筇箸上郡鼎切下幸鼎切皆不作平聲惟筇字有靈音元次山集筇音丁即箸音桑荒蘇子美松江硯魚詩云鳴榔莫觸蛟韻膳牽網時聞魚鼈腥我實宦遊無况昔擬耒隨爾帶筇箸蘇詩又與腥字相押何耶毒屋許

棊云聞子議論如啜苦茗森嚴之後其芳溢頰聞少人誦笑如嚼糖冰爽美之後寒洩凝腹愚謂寒洩凝腹則為病疾未有不喪軀殞命者幾希杜子美孟冬詩云破瓜霜落兩歲時雜詠乃云破其霜落瓜朱新仲雜記云孟冬無瓜當以雜詠為是予孔老杜不但止西瓜或冬瓜瓠子之類亦未可知唐士綱夢餘錄云古人爆竹必於元旦雞鳴之時令人易以除夜似失古意余近讀張燕公守歲詩云竹爆好驚眠之句乃知唐時其除夜

爆竹其來久矣。陶潛性嗜酒，有酒輒醉，每  
為客曰：我醉欲眠，卿且去矣。故李太白用陶  
語為詩云：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  
來東坡。題李秀才醉眠亭詩云：君且歸休，我  
欲眠。人言此語出天然。醉中對客，眠何害。須  
信陶潛若未賢，使陶公聞之，亦為心醉。太平  
廣記言杜牧為宣州幕，有營妓肥大牧之贈  
詩云：盤組當時有，遠孫尚令今。今日暹家門，一  
車白土，將泥臉。十幅紅綃，補破棍。瓦棺寺裏  
逢行跡，華岳山頭露掌痕。不須惆悵愁難嫁。

待與將將書問岳神。元居中作宿守，郡有  
官妓小蘇善歌舞，幼而聰慧，元守甚憐之。一  
日宴罷，令生客開彥長贈之詩，閔善詠諧，即  
賦云：昔日聞蘇小，今朝見小蘇。未知蘇小貌  
得似小蘇無。由是小蘇之名大著。伊尹生  
於空桑，蓋空桑古地名也。按呂氏春秋云：顓  
頊生自古水，實處空桑。昔是也。若劉倫生樓  
桑之類，爾山居新話云：宋晁之道為人書金  
石文字，伏石上為石冷所逼，毒得陰毒傷寒，  
而死。近日吳中一文士一為人冊書，感寒疾。



竟亦弗起惜哉識此以為能書者警 薌林  
向豐之有詩云人情甚以吳江冷世路真如  
蜀道難以陳語屬對切而有味 洪武初某  
給事中嘗作宮詞有曰宮殿深沉晝漏清玉  
階芳草伴愁生夢中總得君王見又被流鶯  
叫一聲 俞元德營雪業說云北秋致祭皇  
后文揚大年捧讀空紙無一字隨自撰曰惟  
靈巫山一梁雲闌苑一團雪莢花一枝花秋  
空一輪月豈期云散雪消花殘月缺伏惟向  
嚮仁廟大喜其才敏給有杜國體余亦愛劉

須溪祭某大守文但云維某年月日具官某  
謹以清酌之奠昭告于某官之靈曰公未何  
墓公逝何連嗚呼哀哉江西無福詞意簡達  
言語脫灑此誠舍卒之所難也 梅屋許棊  
曰予貧喜書舊積千餘卷今倍之未足也肆  
有新刊知無不市人有奇編見無不錄故環  
室皆書也或曰嗜書好貨鈎為一貧貪書而  
飢而若貪貨而飽貪書而勞不若貪貨而逸  
人生不百年何自若如此答曰今人予不知  
之自古不義而富貴者書中畧可考也竟何

如哉予少安於貧壯樂於貧老忘於貧人不  
鄙夷於之貧鬼不揶揄予之貧書之賜也如  
彼百年何樂之有哉 陸安甫云伸學為程  
文時嘗用運行於亭毒之表發揚於坱圠之  
中二語先公曰亭毒坱圠四字何出其義如  
何解伸以不知為對公笑曰正是特文秀才  
用則不差問便不會持先師季士常同坐  
亦云不知及問公公曰亭毒字見老子列子  
書內皆有其語曰亭之毒之會考注脚謂亭  
者品其形毒者成其質指化育而言坱圠字

則賈誼楊雄二人賦中有之其語曰坱圠无  
垠亦言其氣之流行无涯畔也伸退而檢之  
皆如所言壬子之秋伸中舉是年浙省小錄  
蕩蕩乎民无能名焉題義中却用冲漠無朕  
對坱圠无垠先公指謂伸曰此朕字從日今  
從月作朕誤矣朕是目有鑿隙而未開之謂  
因憶此四字程正思字訓後有朱九升解最  
明白然初亦忽畧未詳其偏傍所從也已上  
出叢殘錄余嘗記張橫渠先生有詩一首云  
學易穷源未到時便将虛寂眇心思宛如童

予改詞賦用即无差問不知揚慈湖簡有  
詩云莫李唐人李杜痴作詩須作古人詩世  
傳李杜文章伯問着閑睢恐不知李杜讀書  
破萬卷豈不知閑睢之義所謂此蜂撼大樹  
可笑不自量者耶謝橋拙之族嘗一朝乏  
食其子咎欲以班史質錢僑曰寧餓死豈可  
以此充食乎余曾見宋人危逢吉詩云家人  
不用剪髻雲我典唐書充饌設唐書典了猶  
可贖實戶不來門戶俗予謂二字皆不得乎  
大中之道僧齊已折楊柳詞云纒低似中

陶潛酒軟極如傷宋玉風以中酒之中為去  
聲予謂中酒之中本平声唐人詩云醉月頻  
中聖近來中酒起常遲阻風中酒遇年年東  
坡詩云臣令時後一中之今人作中風之中  
非也右酒餅號三雅仲雅推伯李雅劉夢得  
詩云酒美傾三雅近吳中死子嗣者往往作  
白雞會不知何義余閱猗覺寮雜記載荆公  
多用晉白雞事酬許奉議云後會敢期黃耇  
日相看且度白雞年游齊安院云老值白雞  
能不死復隨春色頗寒來張唐公云君騎白

鳳今何處我適新年遇白雞蓋公生於辛酉也與生子事了不相涉記之以問博識。祝枝山猥談云文字中祿完顏氏為大金承襲誤也蒙古自稱大元我朝作者何曾予之以大令應云胡金爾水東日記載揚文貞公家書云一作急寫書托徐尚書大人儻有馳驛上廣東者寄去報導令急急作墳諸原龍州隨擇一處乾燥平穩無凶禍者便選日與王切不可遲子孫利達如此然後易成蓋要利遠源好李修德不在風水也磚石石灰務要堅固於外只作一大土饅頭不須自不可吝慳庶得早完若延緩和遲必累煩鄉里重吾過矣文溫州琅琊漫抄記松江錢尚書溥治第時多役鄉人而磚甃亦取給于被一日有老傭後至錢責其慢對曰某擔自黃瀨墳墳遠故遲矣錢益怒老傭徐曰黃家墳故其所築其磚亦取自舊塚中無足怪者以是覘之二公之心殆霄壤矣詎今百年餘錢氏第廢為故址楊氏塚至合樹木合拱誰謂天道遠乎陸安甫伸舉鷓蚌相持漁人得利

二句問王勝甫有成語可為對否勝甫曰戰  
國策有大兔俱罷田父檀功之語可以對之  
安甫歎服 劉夢得生師講堂云一方明月  
可中庭張籍秋山詩云秋山無云可風雨雨  
可自字義不同然皆新面不恠吳中虎丘寺  
有可中亭其意本劉詩可月今人題詠往往  
作可中要亦承襲之誤爾 鄭谷海棠詩云  
浣花溪上堪惆悵子母無心為發揚王介甫  
梅詩云少陵為爾牽詩只可是死心賦海棠  
亦祖此意茫種後壬日入毒壬日所種花草

雖至難活者亦皆活申日亦可試之屢驗  
茄根并枝曝乾燒作灰為香煤甚竒能養火  
延夕 劉安世器之其父航赴官蜀中特母  
方娠遇棧道危甚雨杓膏且滑石殞馬蹶夫  
人忽墜崖下衆驚泣無復生望試下崖腹有  
巨木葛藟縈結蟠屈如蓋牽藤附蔓夫人安  
坐于上呼之即應乃以衾帛懸縋而下始得  
趨了无所傷至任未幾而育器之吾鄉值庵  
盛都憲 應期之母胡夫人妊娠時一夕忽夢  
緋衣神人向前而立謂夫人曰樓將傾墜汝

房亟徒不可少緩既寢以告其夫黎明遂迁徙他所不踰時棧杲壓矣越二日而生子即都憲公也二公有生之初神人已護持於冥之中矣一為宋之大儒一為今之大臣人之得喪豈偶然哉余得希之蔣希正云

山樵暇語卷第七

山樵暇語卷第八

吳俗迎春日置旗幡鼓樂倡優雜劇種種技藝無不畢陳至以諸行貨物各置于絲亭中以迎之覘者如堵吳文定公居東閣時和范

石湖詩云吳中士女迎春爭看千行百戲  
陳元坐窓間論歲石湖詩裏丑支辛次及上  
元佳節民間大小必采松竹葉結棚于通衢  
張懸燈火皎如白晝現者如市公詩云吳中  
元夕舊相承街上家家搭竹棚  
靜風沙吹滿屋石湖詩裏看絲燈  
及至二三月間則樓船簫鼓載酒游  
翫吳中諸山惟虎丘靈巖人多遊  
觀公詩云靈巖上了虎丘還眷到吳人  
更不間兩地一年仍一度石湖詩裏去遊山  
今文定公為石湖作一轉語是亦專鱸之遺

房亟徒不可少緩既寢以告其夫黎明遂迁徙他所不踰時棧杲壓矣越二日而生子即都憲公也二公有生之初神人已護持於冥之中矣一為宋之大儒一為今之大臣人之得喪豈偶然哉余得希之蔣希正云

山樵暇語卷第七

山樵暇語卷第八

吳俗迎春日置旗幡鼓樂倡優雜劇種種技藝無不畢陳至以諸行貨物各置于絲亭中以迎之覘者如堵吳文定公居東閣時和范

石湖詩云吳中士女迎春爭看千行百戲  
陳元坐窓間論歲石湖詩裏丑支辛次及上  
元佳節民間大小必采松竹葉結棚于通衢  
張懸燈火皎如白晝現者如市公詩云吳中  
元夕舊相承街上家家搭竹棚  
靜風沙吹滿屋石湖詩裏看絲燈  
及至二三月間則樓船簫鼓載酒游  
翫吳中諸山惟虎丘靈巖人多遊  
觀公詩云靈巖上了虎丘還眷到吳人  
更不間兩地一年仍一度石湖詩裏去遊山  
今文定公為石湖作一轉語是亦專鱸之遺

意欵 海虞蔣御史 欵有剴直名正德初以  
言事忤送瑾而死貧无以歸葬京師士大夫  
畏瑾莫敢言御史黎鳳作詩悼之其警聯云  
肯將一言死開言路誰信無錢為買棺百鳥  
籠中聲已寂一龍天上膽猶寒詩聞于瑾尋  
竄遠州瑾誅鳳始復職弘治間常熟桑民  
懌悅當訪一富翁適值其主買田立契忙不  
加札桑遂口占一絕誚之云廣買田庄真可  
愛糧長解戶專相待轉眼還有三四年挑在  
擔頭無處賣近來以年田多者為上戶即食

為糧長應役當一二年家業鮮有不為之廢  
墜者由是人懲其累皆不肯置田其價頓賤  
徃常十兩一畝者今止一二兩尚不欲買蓋  
人皆以喪身戒家為慮故也江南之田惟徽  
州極貴一畝價值二三十兩者今亦不過五  
六兩而已亦無買主民懌之言雖出於戲以  
今覘之切中時弊噫民為邦本民之生本乎  
五穀五穀之本繫乎田今棄其本而賤之良  
有司者盍不知所務以復于古哉 宋弘皓  
遊太學十年不歸其父以詩寄之云太奈何



蕃又不歸十年廿旨誤庭闈休辭客路三千  
里須信人生七十稀腰下雖無蘇子印匣中  
幸有老萊衣歸期定約春前後免使高堂賦  
式微其子即日束裝歸家吳中盛某者客遊  
越地久而不歸母老在堂終日懸陳太史  
作詩寄之云春風芳草戀晴暉塵滿辭家日  
衣想是越山行處小登臨不見白雲飛其人  
感泣不日即歸可感斧人之善心有如此  
沈富字仲榮行三人因以萬三秀呼之元末  
富江南田疇廣數十頃歲所積粟累數百萬

斛其弟貴以詩諷萬三有云錦衣玉食非為  
福擅取金樽可罷休何事子孫長久計瓦盆  
盛酒未綿裘萬子聰貴遂隱於終南山不知  
所終貴亦知幾者欤國初朱瑄張壁二萬  
戶以道海運功太祖寵之詔賜鈔印令自  
造行用是以富倍王室及事敗死子京有僧  
以詩弔之云禍有胎兮福有基誰人識破這  
危機酒酣吳地花方笑夢斷燕山草正肥敵  
國富未猶未足全家破後始知非春風只有  
門前柳依舊雙雙燕子飛國朝最重銓曹

而南士居之者甚鮮若吾蘇惟大家軍陸公  
完始任是職正德末年嘗以飛語中傷被繫  
獄後得寬恤謫居漳州陸世民南有詩傷之  
曰子規聲裏夕陽微何事先生懶見幾雲夢  
竟追韓信去鮪魚空待季鷹歸功名到此分  
成敗史筆憑誰定是非寂寞朱門春去也揚  
花燕子自爭飛二首謂富貴隆盛而不知正  
者傲焉 宋徐通閩人博學尚氣累奉不捷  
登第時髮已垂白瓊琳宴歸騎過平康狹斜  
之所同年所簪花多為群妓戲取惟適花獨

存因自題云白髮青山老得官瓊琳宴罷酒  
腸寬平康過盡無人問留得宮花醒後看又  
詹義七十三歲始得第自解嘲云讀盡詩書  
五六担老耒方得一青衫佳人問我年多少  
五十年前二十三李弘濶正統初領薦補儒  
官年六十餘始陞戶曹題一絕於署壁云白  
頭老嫗揮花枝強李妖嬈二八時縱有當年  
余韻在憑誰為爾畫蛾眉三詩皆悲憤激烈  
為之一慨 唐時酒價甚高白樂天與劉夢  
得閑飲詩曰共把十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

三年李太白金尊沽酒斗七千王維新豐莫  
酒斗十千許渾十千沽酒留君醉推得與十  
千斗酒不知貴陸龜蒙若得奉君惟十千沽  
斗或謂詩人托物寓言耳然一時諸公豈盡  
以十千為言哉然樂天詩最號紀實者豈酒  
有美惡價不同欵抑何其遼絕耶惟老杜云  
連耒相就酒一斗恰有三百音銅錢真宗問  
唐之酒價丁未本此句以對遂為定價按唐  
書食貨志云德宗建中三年禁民酤以佐軍  
費置津釀酒斛收直三千唐會要正元二年

京城權酒斗百五十此子美已戒其半此可  
見唐之酒價不一昭漢時賣酒一升四錢古  
謂一升即今之一碗其價迥乎今同晚唐  
酒禁尤甚江南富民悉以犯酒沒入家產者  
常莊以詩諷浙師云誰氏園林一簇煙路人  
遙指盡長歎桑田縮澤今无主新犯香醪沒  
入官浙帥見詩遂上疏得改酒法不入財產  
但懸罪而已常莊一詩之力也慈溪黃東  
祭日抄云嘗覩五代盛時士大夫止有姓名  
官稱而已至戰國乱世遂有雲揚君之號游

士東西奔走不復稱人之官不料我今聖世亦復有比恠事甚至丐徒賤隸倡優技藝莫不標榜自謂道號此又戰國亂世之所未聞者也 祝枝山振談云道號別稱古人問自高懷非為敬名誤也今人不敢名亦不敢自必以號稱雖尊行貴位不以禹銜為重而更重所謂號大可笑事也士大夫名實副者固多餘惟農夫不然自閭市村隴鬼人瓊夫不識丁者未嘗無號蕪之庸鄙狂怪松蘭泉石一坐百犯又見山則弟及水伯松則仲叔必

竹梅父此物則子孫引此物於不已愚哉愚哉予每徇人為記說多假托以規諷拙用自愧近聞婦人亦有之向見之稱水壺老拙乃嫠媪也又傳江西一令訊盜盜忽對曰守愚不敢令不鮮問左右一胥云守愚者其號也乃知今日賦亦有別號矣此等風俗不知何時可變 儂薄子衣帽恣更古制謂之時樣謝文肅公有詩云廣眉大袖半成風古樣今時尽不同只有合輕肥任人去莫教還問舊章逢又云濶狹高低逐旋移本來尺度尽參

差眼看弄巧今如此揅拙何能更入時文肅  
公此詩蓋有為而作民谷偷簿重可憂也

弘治中京師有諺云東西六部七尚書一枚

黃老

特有黃冠  
給尚書序

南京北京兩京十季士五箇白丁

謂內翰  
非其人

徐用理庸与杜東原沈徑侗為詩友其

家業豐裕稅歲凌落偶以里役事擾之往訴

于吳縣尹聞人責尹曰汝能詩乎荅曰頗鮮

復請題尹曰書事徐郎授筆立就詩曰八十

年來一弊裘不才深愧預儒流形容易老癯

如鶴巢穴唯成拙似鴛多病為愁長伏枕養

生死計欲填溝桂楊鄉月今重見願賜先照

白頭尹三復其詩大加賞嘆事遂優免明日

尹過訪之每有薪炭白粲之贈聞侯其賢矣

哉杜東原先法瓊家吳城之樂園里予陳

孟賢相有善皆有能詩声孟賢詩清婉有風

致東原詩沈着高古間喜作畫有畫法一絕

句云意懶石不硬心忙水不清筆尖枚葉嫩

墨淡野雲輕挽號鹿冠道人有東原詩集行

世刘禹錫詩云近來後輩輕前輩好染髭

鬚作後生或朝之日自是刘郎愛春色非関

全為少年輕近陸叅政文臺寓京時客有投烏  
鬚方者口占一詩答之云叅將緋白媚嬌紅  
前輩痴心笑展翁五色亂生當順受三毛何  
况世人同聞者以為明達吳中風俗信淫  
祠而薄葬痊如五郎神之類家各為廟有疾  
則指以為祟有事則祈以為祐牲牲殺羊宰  
豕以祀之繫鼓設樂歌謳贊歎竟日通宵謂  
之茶筵皆巫祝之徒藉此獲利于至父母之  
喪惟知義理則葬之愚民則付親尸于烈燄  
而拾殘骨于煨燼謂之火葬甚者投骨水中

謂之水葬忍以炮烙之刑加于父母乎是何  
慘毒不孝莫此為甚弘治間郡守新蔡曹公  
鳳痛革是弊置義冢於六門之外皆方百余  
畝此風少息近年以來民之徂於故習猶自  
若也吁用夏變夷司風教者可不知所以為  
要哉吳縣李生顧春妻俞氏濟伯之女年  
十八春患病將革與俞求訣勉其孝事舅姑  
俞號泣不以因以指抉雙目不得出即以剪  
子自刺左目血流遍体復欲刺右其姑亟奪  
之謂俞曰汝欲養旧姑抚二子留其一目可

也俞適正越六日春死嗚呼俞氏本儒家女  
嘗自謂曰無忝爾祖聿修厥德又曰女以貞  
順稱分內事也今俞氏孀居年踰五十矣惜  
乎有司尚未以事聞而旌表其貞節云  
熊氏女初許聘某氏未嫁而夫死女年十六  
聞父訃哭甚哀父母欲更嫁之女義不改節  
即斷耳自誓父母知其志不可奪遂不強逾  
年事聞有司表為貞女嗚呼栢舟之詩  
熊女其似之矣

揚名父子器知常熱躁時張修撰泰孫女許

人為妾名父亟選良人邑中得先賢子言氏  
遂妻焉沈啓南詩紀其事云芳蘭沾糞壤貞  
女議少房為計隨媒舌父母惑如簧女子何  
所知衷心不分明令尹庶非偶喟為先德傷  
割俸資返聘乃幣乃篚筐改求大賢後言氏  
得秀郎貞女与秀郎既婚復有將此事若天  
幹鬼神与之襄令尹神通明義氣扶綱常摘  
珠出泥塗爛然開夜光拭壁從埃壘煥不昭  
天章富鄭自范擇言子思激昂結草報治命  
翰撰當不忘我特歌尹德詞短意則長意張

氏女未遇名父未免白圭之玷賢哉其名父  
乎  
吳人有以扶箕降仙為戲者姑錄所聞一二  
於此城中有潘祝者降仙詩云百戰間閔鐵  
馬雄尚餘壯氣凜秋風有時醉倚箕山望勝  
斷中原一夢中詩畢大書一鄂字人知為武  
穆也

或有以曆日紙包藏橘在內問仙道為何物  
仙即書云太歲當頭立諸神不敢當其中有  
一物味帶洞庭香又聞金方叔自號止庵容

有降仙者金往來止庵詩即運箕而就其詞  
云山名止山水名止水名實相副斯為可記  
今子之心一日千里吾見其進未見其止待  
子他日明良之吉然後為之未為脫笑書後  
寫石曼卿三字余不論是否語亦不俗

吳人未近仁領鄉薦後召仙以會試致問仙  
書曰身且不保安問功名衆怪其妄誕因請  
對羊脂白玉天之句此遂書云三日後至闈  
德橋有人自對衆益笑之如期有好事者偕  
近仁往其處適見耕者倚鋤而立恠而問之



耕者曰蟾血黃泥地難為鋤爾衆皆驚駭未  
幾近仁果卒

正德初嘗有數人召仙問科第仙書曰某夜  
可往某處問炒豆婦人及期就其處有一人  
家果聞炒豆聲衆喜甚立聽良久初無所聞  
其中一人姑生以伺俄聞諸兒爭豆其母怒  
曰都不與惟坐的有分耳衆皆下衆惟坐者  
其年果得第

正德己卯歲 朝廷多事有王御史乞靈于  
許真君真君降筆云九帝優游十帝憂干戈

難免在洪州烏臺要問平安日直待龍蟠蛇  
出頭未幾洪州果有兵革辰巳年方得平安  
其詩果驗

都南濠玄敬嘗寓無錫鄒氏其家方召仙云  
是呂純陽降南濠以清曠接求題仙即書云  
四圍山色遶闌干六月清風徹骨寒坐久令  
人發佳句襟懷一片海天寬南濠驚喜曰非  
純陽不能作

高承事物紀原云雙陸劉存馮鑑皆云魏曹  
植所製考之北史胡王之弟為握槊之戲近

入中國人考之竺具雙陸出天竺名為波羅  
塞戲然則外國有此戲久矣其流入中國則  
自曹植始之也其戲最盛於唐當武后時官  
中多雙陸不勝則唐人重此戲久矣宋人多  
不能者但名存而已胡金元至我朝此戲尤  
甚於唐予嘗考之古凡白黑各用六子所謂  
六甲是也何以知其然昔人有對云三箇半  
升升半酒兩行雙陸陸雙棋即是所以知之  
今人用黑白各十五子似失古意按韻語陽  
秋載趙搏雙陸詩云紫牙縷合方如斗二十

四星銜月口貴人迷此華筵中運木手交如  
陣鬪是知宋人用白黑各十二子是知歷代  
皆不同也

小舟名行艤子音葉言輕如小葉也老杜  
最能行云富豪有錢駕大舸貧窮取給行艤  
子近吳克溫有舟名白小亦取老杜白小群  
分命天然二寸魚之句西涯李公有詩云天  
地寸心寬江湖一舟小名因水族微色共水  
輪皎何景明有浮家小泊奔牛堰浮家二字  
亦新

吳中士庶之家凡有喪者靈座前設肴果或  
土或木任意為之仍飾以色儼君真果祭祀  
則焚楮錢及金銀冥錠陶穀清異錄載周祖  
靈前有肴果皆雕香為之形色如生發引之  
日金銀錢寶皆寓以形而楮錢大若盞口則  
肴果楮錢五代時已有之矣小說家有云南  
海有蟲無骨名曰泥在水則活失水則醉如  
一堆泥五代偽閔王王延慶以銀葉作杜柔  
弱如冬瓜片名曰醉如泥東坡嘗有文尊義  
尊之名蓋公在蜀時以鉅竹尺許裁為雙箇

謂之文尊在黃州聚諸家酒子一罌謂之雪  
堂義尊

西涯李文正公与客索箋紙數日酬和過半  
因名為子母箋其詩有云朝來東館暮西涯  
子母箋成豈浪誇猶有貪心勞望眼半誰詩  
自落誰家子母錢古有之矣子母箋自李公  
始

況故山先生嘗序家君約齋閒錄其畧云俞  
君寬甫吳之耆儒也秉操貞介守道篤孝慎  
交簡出泊然安素其為孝也好劇殮飴勤彰

逐月外視權要若仇声利若漚黃卷賓主墨  
訂朱讎日与古哲者游盖皇甫玄宴之流也  
又贈家君詩云水南雄市萬塵趨水北還容  
陋巷居三尺素桐陶靖節百篇華賦馬相如  
心拋世俗爭為事乎錄賢未見書欲繼姓名  
商士傳怕笋娘我近睢盱展卷可愛永為俞  
氏家寶

陸式齋詠艤舟大綠柳堤前鴈鷺行挽舟終  
日送官忙舟中若載清官去儘受辛勤也不  
妨今謂時文無閑世教雖工何益吾於陸公  
之詩盖三復焉

山樵暇語卷第九

天順甲申科崑山陸昂儀鉞第一壬辰科長  
洲吳原博寬第一乙未科吳縣王濟之整第  
一辛丑科吳江趙粟夫寬第一蓋十八年之  
間會試榜元出於蘇州者四人於乎科目之  
盛無以加矣

國朝開科目惟淳安商文毅公翰鄉試會試  
廷試皆第一吏途惟江陰徐公晞由主事員  
外郎中進侍郎尚書當時有云天下吏員惟  
有徐晞登二品世間舉子獨稱商輅中三元

二人遭際古未有也  
國朝自開科以來惟商文毅公輅中三元其  
後吾蘇吳文定公寬中經魁會元狀元王文  
恪公鏊中解元會元探花二公皆秉鈞衡前  
此罕有也

奚元啓昌博學有詩名自正統甲子領鄉薦  
會試不偶者二十七載至成化己丑科試方  
得一第建牌坊曰老桂杜公序庠有詩贈之  
云長安騎馬踏春晴紅杏花開絲柳迎夾道  
爭看新進士同朝多是舊門生三層浪裏驚

龍化二十年前安鹿鳴莫道芙蓉開較晚到  
頭天不負才名吁元啓竟未受一官而卒人  
謂以老桂之識云

弘治戊午科應天鄉試解元唐寅經魁陸山  
鎖榜陸鍾首尾皆蘇人至今為鄉中羨談太  
守曹公鳳作絲旗一聯云一解一魁無敵手  
龍頭龍尾盡蘇州遠近為之傳誦陳師尹訓  
赴應天鄉試本經先生嘉其卷欲置之魁解  
主考頗疑焉遂下第其後友人購得墨卷於  
京師見考官以樂天詩大書卷末云天下無

正音悅耳即為娛人間無正色悅目則為姝  
蓋惜其不遇也後累卒不第暮年得就教職  
尋卒是果命也夫國朝會試之年例用辰戌  
丑未前比丙癸未初為求樂元年後為天順  
八年皆不果如惟期嘉靖二年癸未始如期  
而試得中式者四百人得人之多蓋自洪武  
乙丑求樂甲申兩科之外僅再見焉  
吳諺云穹窿石移狀元未歸弘治八年乙卯  
風雨累日穹窿山忽有大石自移感以為怪  
明年丙辰狀元即今吏書朱公希周諺語亦

可徵信如此

洞庭兩山並峙太湖中諺云東賁西富蓋自  
國初迄今高斜顯仕皆東山惟西山無聞焉  
弘治十一年戊午科今李士徐公縉及第人  
謂西山天荒至此始破

國朝通行歷代好錢謂之當一次用新錢謂  
之折二民甚便之正德十六年吳中驀地不  
用好錢惟用折二嘉靖改元則用折三折四  
惡錢由是私鑄者日盛錢法之弊莫甚于此  
郡守故公績宗嚴加刑法禁止愈禁愈盛民

間擾七不能聊生終莫能禁余閱溫公凍手  
紀聞云文博彥知永興軍起居舍人母湜鄠  
人也至和中湜上言陝西錢鐵不便於民乞  
一切廢之然朝廷雖不從其御人多知之爭  
以鐵錢買物賣者不肯受長安為之亂民多  
閉肆僚屬請禁之彥博曰如此是使民間愈  
惑擾也乃召絲綃行人出其家繡帛數百匹  
使賣之曰納其直以鐵錢勿以銅錢也於  
是衆曉知鐵錢不廢市肆復安潞公可謂知  
大体者惜吾侯未之察耳

正德戊寅夏五月十五日未時常熟縣民見  
白龍一烏龍二從西北來天地晦冥至余村  
市第六都粟雲下降口吐大煙眼若焰鱗甲  
頭角明白悉見震雷迅電猛雨狂風其勢拔  
木隨時捲去居民楊朴等三百餘家瓦草房  
屋及千餘間磚瓦梁柱樹木星散無存至酉  
從東海騰雲而上龍尾又捲去平本家船十  
餘隻粉碎墮地驚死屈氏家大小男女三十  
餘人是夜遂降洪雨如注五日五夜不息高  
壤滄沒一望浩蕩龍雨之異前此未聞也



正德己卯正日地震至四月飢死者甚衆自  
五月至六月民多疫死七月江西藩王宸豪  
亂百姓流離米薪桂玉八月初三日雨至十  
七日開霽吳中田俱滄沒民居拆賣糊口十  
一月國法有禁屠猪凡喂養宰殺者俱充邊  
衛軍兩月餘禁法稍縱半載始釋陳正卿經  
有詩云去年淫雨沒底田今歲依然似去年  
道路死亡難計數民居拆賣動經千四方盜  
寇皆成黨十處人家九斷煙試問蒼天明示  
我若為累歲受此遭

正德戊寅江西有黑雲紅雲若相闕者父之  
分為兩城人馬海上若攻城城中人應之明  
年六月寧藩弒守徐公瓚以富民為約長  
其次為副長又令一家出牛人每戶給穀五  
斗上城巡護時有童謠云百姓上城天下太  
平未幾王守仁率兵討之童謠果驗  
正德辛巳令上登御之年四月二十六日  
進京至樊城橋橋忽塌見一碑有兩句云橋  
塌天子至碑出狀元來憶聖君臨御豈偶  
然哉

弘治十六年六月十六日午夜山東闕里被  
回祿自宣聖家廟以迄殿寢門廡寺夫宣聖  
手植檜栢歷代碑記皆為煨燼事聞孝宗皇  
帝為之惻然遣李士海虞李傑馳文祭告于  
先師仍諭有司葺復其旧吳文定公首賦哭  
字韻詩以餞其行一時翰林倡和郁然惟李  
士吳白樓一鵬一律云魯東風上信佳哉史  
筆先應為紀災門地仍看十仞在辨香自方  
九重來山頽當日歌聲絕斗仰于今札數  
該秋晚玉堦歸奏事龍顏知向笑中開文定

極稱誦之

正德庚辰春冬月民間訛言 朝廷將巡狩  
蘇杭且來民間女子為臨幸之備由是江南  
品官庶人之家不問男女年十四五者即為  
婚嫁端七馬惟忽使命忽至不可逃也數日  
始息人皆以為不祥明年 武宗賓天  
成化辛丑七月十二日狂風驟雨破至拔樹  
禾稼盡沒有馬秋官俞作十歲詞云暑退涼  
生禾桐葉落大火西流秋蕭索今年七月十  
二日狂風驟兩通宵作頽墻垣發苑屋勢何

惡清曉起來無處着走出堂前水沒脚簷溜  
涼匕雲漠匕炊煙已斷愁竟日未忝高低都  
沒却農夫愁農婦嘆秋收薄嘉靖己丑八月  
二十日大雨驟發高低田盡沒有長洲黃路  
里東齋方早追和馬秋官韻云自入秋未滲  
匕雨落匕葉兼風聲蕭索今年若遭潢滂患  
一春枉費興東作歲時荒居民怨世情惡矮  
屋沿溪難住着拍岸水深橋縮脚白鷺飛田  
漠匕農婦農夫全家嘆耕種工夫都枉却  
藜羹饘匕粥休嫌薄

弘治十八年乙丑九月十三日子時地震至  
正德十四年己卯正月三十五日地震嘉靖  
三年甲申二月十六日丑時地震屋宇俱搖  
動比前特異記二十年内震三度矣余聞滇  
南常時地震民居室宇柱礎皆以鐵為之欲  
其鎮重故也信乎天地間風氣有不同如此  
嘉靖壬午秋七月二十五日天地晦暝風雨  
大作自夕達旦吳中屋舍林木多傾拔者不  
可綉計或謂大道之世疾風不崇朝驟雨不  
終日此亦天道之變殆不可以常理推也是

夕長洲縣彭華鄉望仙橋民薛玄家械龍陣  
適過比處發屋拔木飄忽震蕩至有驚殞者  
自此一帶直至望亭其勢類此竟不知所之  
云

都少卿穆未第時嘗往温州九仙廟祈夢云  
高崖我在何處初莫能曉至弘治己卯何御  
史鑑巡撫蘇郡求訪遺才吳文定公首奉都  
某何公以大宗小宗論考之頗加稱賞是年  
果領鄉薦本經試官迺高士達也始悟何高  
皆姓云噫人之富貴利達自有定數君子可

不順受其正

陳李士霄會試時夢在蘇城卧龍街見兩人  
夾持一旗帳大狀元二字中一人持竿遍  
身被血自喜龍首之兆及至開榜狀元蘇州  
朱希周也始悟被血者朱也陳中同榜第三  
時弘治丙辰科也

唐子畏寅未第往仙遊縣九仙山祈夢元祈  
者先至判官前致禱祀以白鷄留一宿夜必  
有夢子畏夢一人遺墨一擔弘治己未發解  
應天府第一橫遭口語坐廢日以詩酒自娛

夢墨之兆始驗踰年復徃祈之夢人示以中  
呂二字子畏訊諸多人皆不可曉一日偶訪  
守溪王公於洞庭山中見壁間揭東坡書滿  
庭芳詞一軸下有中呂二字子畏驚曰此余  
夢中所見也試誦之其詞有百年強半來日  
苦無多之句子畏遂惻然不樂後壽止五十  
三而辛果應百年強半之語噫人生出處自  
有分定不可強也

郭文通善畫江南人宣德間充內供奉食錦  
衣鎖撫銀宣廟嘗面促之畫不即執筆以

死休之對曰若書樂畫寧死不能草草上為  
之零感

作文受潤筆之費自晉宋以有之至唐始盛  
如李邕韓愈皇甫湜輩或以絹匹金銀甚盛  
為謝尤不愜意至宋此風尚存獨曾子開于  
彭器資為友彭亡曾作墓銘彭之子以金帶  
纁帛為謝曾却至再乃变色曰比文本以尺  
朋友之義若以物見投足下事我父執之道  
殊薄也彭子悚拜而去

劉教正思齋雜記云天順初翰林各人送行

文一篇潤筆銀二三錢可求也葉文莊公云  
時事之變後文價頗高非五錢一兩不敢請  
成化間則開送行文求翰林者非二兩者不  
敢求比前又增一倍矣則當初士風之廉可  
知正德間江南富族者往往求翰林名士墓銘  
或序記潤筆銀數廿兩甚至四五十兩予  
成化年大不同矣可見風俗日奢重可憂也  
也

吳文恪公訥為御史時出巡貴州得代而還  
例言三司賢否有都司某以黃金若干追于

僻處餽之公不啓封以詩題其上云蕭心行  
李向東還要過前途最險灘若有賦私并土  
物任教沉在碧波間其人抱板而去公之勲  
業文章顯著於世固不藉此而重近聞人誦  
故筆之爾

白樂天在杭州秩滿日愛天竺片石取之歸  
其詩曰三年為刺史飲冰復食蘗唯向天竺  
山取得兩片石此抵有千金無乃傷清白吾  
鄉立菴先生俞真木字有立開門授徒有李  
行洪武初嘗為都昌令以憂制還惟一弊篋

家人啓之得布裹物甚重意其俸貲也視之  
乃官上一斫柴芥耳其清操如此按樂天之  
子名道護甫三歲而卒立菴之孫名元其目  
盲不妻後入存卹院嗚呼二公平生忠厚廉  
潔宜其子孫昌大乃至如此斯理殆不可曉  
也之以識感嘆虎丘劍池其水不流終歲不  
竭正德辛未水忽涸其下巖岩空洞深邃莫  
測好事者執燭而入見內有疊板如門戶狀  
相傳闍閻王所葬處文徵明詩云吳王埋玉  
幾千年水落池空得墓靴地下誰曾求寶劍

眼中吾已見桑田金兔寂寞隨塵劫石闕分  
明有洞天安得兀之論往事滿山寒日散蒼  
烟越歲其泉始復  
永樂辛丑北京大內新成勅翰林院凡南內  
文淵閣所貯古今一切書籍自有一部至有  
百部各取一部送至北京餘悉封識收貯如  
故時修撰陳維如數取進得一百櫃督冊十  
艘載以赴京至正統己巳北內火災文淵閣  
向所藏之書悉為灰燼此非書之厄會也欽  
至正德己巳五月二十五日西苑文淵閣被

火自歷代因典稿簿俱焚西涯李公詩云史  
家遺草盡成編太液池頭方炬煙天上六丁  
元下取人間一字不輕傳自正德十四年已  
已至正德末年己已迄今六十一年矣詎非  
書史一時之厄也歎

嘉靖六年六月十九日京師雨錢惟軍戎官  
屋上為多成化丁酉六月九日京師大雨雨  
中往往得錢錢皆側倚尾際王文恪公有詩  
紀事云蒼天似灑斯人困故向雲中撒雨錢  
錢着了時民又困何如只賜予豐年誦此作

亦老杜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  
歡顏之意

文人出口相戲成對者自古有之如陳亞有  
心終是惡蔡襄除口便成褻是也近姜涯東  
之訪西涯李公賓之曰東之訪賓之賓之東  
之西涯荅云回也見由也由也回也吾鄉賀  
解元諱思字其榮一日陳策過訪乃曰恩中  
解元礼合賀其榮也賀荅云策登進士職當  
陳嘉謨焉策字嘉謨故云雖出一時之戲實  
佳對也叅政陸公文量再遷職方燕會賀客



時面涯李公在生戲語陸曰先生其知幾乎  
曷為又入職方也陸即應聲曰太史非附熟  
者柰何只管翰林邪聞者以為善譏又他日  
飲臺陳諸公酒半出投壺約以貫中口為貫  
陸公連發皆貫耳德州張給事海奉爵罰之  
戲曰信是陸兵曹開手便射帖陸爾陸答曰  
好箇張給事聞口常奉磨兜堅張公引滿自  
飲曰快哉此十二字便是一篇爭臣論也  
戚孝士澗美髯院中呼戚胡與陳司成鑑投  
戚漆木壺陳顧戚曰戚胡投漆壺真胡也假

壺也戚應聲也陳鑑看臣鑑善鑑歟惡鑑歟  
本朝大魁如張頤宗許規之節劉儼羅綸之  
介曾榮曹鵬之才高輅彭時之相業皆不場  
得若胡文穆黎宗伯等之隨時抑何取焉  
陸放翁黃州詩云君看赤壁終陳迹生子何  
須似伸謀趙子肯賓退錄云陸詩本晁載之  
詠昭靈夫人詩安用生兒作刘李暮年无骨  
葬昭靈之句予曰非也東坡有但令有婦如  
康子何用生兒似伸謀放翁本此  
朱新仲雜記載水經晉民王算伐木入信安

縣室坂見童子四人鼓琴箕倚柯聽之既去  
柯爛去家已數十人任昉述異記云信安郡  
石室中晉時樵者王質逢二童子碁于箕一  
物如棗核食之不飢置斧於坐而視童子曰  
汝斧柯爛矣質歸鄉問無復時人余疑二事  
相類况同名同時抑王質兩度遇仙邪抑記  
者之誤邪或碁碁相似而傳寫之訛亦未可  
知也

潘滄浪滑稽之魁解后一客扣姓字客曰僕  
氏陸字伯陽潘晒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民燕

得而稱焉六百羊直甚烏

宋李文正昉云七人當使王公開名多而識  
面少太華逸民李薦云寧使王公訝其不來  
無使王公厭其不去予飲服二公之言書于  
座右姚合亦有詩云特過無心求富貴身閑  
不夢見公卿亦閒雅可誦

許棊樵談序云樵身也談心也向月澗雲崖  
和樹聲荅泉嚮高亦可依亦可繁亦可簡亦  
可徠鶴不猜鹿豕不忌恐旣舌者語世人世  
人笑之耳世人不談王道樵亦能笑之余手

許公同志故錄其言而廣之  
負暄雜錄云聞蟋蟀始于唐天寶間長安富  
民鏤象牙為籠而蓄之以百金之資付之一  
豕殊可笑也聞蛩之戲吳中此風至今猶存  
西涯李公南遊過長沙江上聞蟋蟀詩云四  
月江天聞蟋蟀船窓夜短不勝長春蚕未了  
催秋織世事相尋有底忙按時令七十二候  
云六月小暑節蟋蟀居壁四月聞蟋蟀亦可  
恠也

陳孟賢寬世業儒家儉素客至清淡未嘗茶

歎或嘲之曰天下竈神每歲臘月二十四日  
錄人家功過白于上帝是日竈神畢集皆衣  
黑惟一衣白帝問其故答曰臣係蘇州吳  
縣船塢巷陳孟賢家竈神其家經歲不動火  
何有薰及衣白如故滿座為之一哄

秦少游在東坡座中或調其多髯少游曰君  
子多乎哉東坡笑曰小人樊須也

尤延之極短小壽星嘗問之外廷謂卿為秤  
鎰有比語否對曰秤鎰雖小斤兩分明上領  
之君臣相戲亦奇事也

山樵暇語卷第九

山樵暇語卷第十

張表臣珊瑚鈞詩話云昔嘗遊南徐甘露寺  
偶題近作小詞於壁間其僧愚俗且曠愀然  
不樂曰方泥得一堵好壁可惜寫壞了張笑  
曰頗得祖風昔李衛公亦曾以方竹杖贈甘  
露寺僧尋問之僧欣然曰已規而漆之矣衛  
公嗟惋彌日祖風之謂是也聞者大笑予往  
歲與張堯臣遊虎丘竹樓禪房酒酣堯臣留  
句壁間予和云松竹陰中鶴風墮翠微深處  
僧房開別後有客戲曰以鶴對僧受其侮慢

山樵暇語卷第九

山樵暇語卷第十

張表臣珊瑚鈞詩話云昔嘗遊南徐甘露寺  
偶題近作小詞於壁間其僧愚俗且曠愀然  
不樂曰方泥得一堵好壁可惜寫壞了張笑  
曰頗得祖風昔李衛公亦曾以方竹杖贈甘  
露寺僧尋問之僧欣然曰已規而漆之矣衛  
公嗟惋彌日祖風之謂是也聞者大笑予往  
歲與張堯臣遊虎丘竹樓禪房酒酣堯臣留  
句壁間予和云松竹陰中鶴風墮翠微深處  
僧房開別後有客戲曰以鶴對僧受其侮慢

僧愚遂塗滅鶴虱二字予再往見之戲作一  
聯曰方杖削團甘露祖清詩塗滅虎丘僧世  
事未有無對與客一笑而罷  
張學士元禎曠達不事外飾嘗寫小像誤以  
武職胷背復衣以紅西涯李公過訪張出像  
求贊李即書云觀其鬢則齊觀其衣則非見  
斯人可信而可疑蓬其鬢更其衣依稀乎庶  
幾東海張汝弼自題小像云隨處丹青寫我  
神故人相見問何人于今百十張東海只有  
元來一箇真雖以文字滑稽亦有雅致

鄉人陸鉞少孤業事乾沒喜為詩造語鄙俚  
每投獻名公鉅卿一時傳為笑具沈石田有  
陸翁好吟詩一字一各各譬如線穿珠線斷  
珠零落謂其詩義不相屬也文徵明亦有傍  
人大笑從他笑詩伯元來是好名之句晚以  
吟樓自號吳下知名士夫題詠殆遍篇什盈  
卷皆寓譏刺惟吳文定公詩末句有江南樓  
閣知多少誰似吟詩趙倚樓含蓄不露古人  
有云題詩以豁達著陸翁之謂歟  
劉貢父嘲士人口吃曰本是昌徒又為非類

雖無雄才却有艾氣蓋周昌韓非揚雄鄧艾  
皆口吃也景泰初慶陽茂彪為御史嘗侍班  
上未出時王越與錦衣官立語既中立忽  
問曰誰撰盛答曰度撰滿堂為之一哄杜撰  
之說其來尚矣

劉貢父天資滑稽不能自禁雖遇公卿亦不  
少避荆公當因時有獻議梁山灤可涸之以  
為田荆公欲行之又念水無所歸問于貢父  
貢父曰此事楊蟠無盜既追荆公不解其說  
呼其子雱問之此語何意且出何書雱曰不

知當召而問之貢父既至雱以父之問焉貢  
父笑曰此場曉耳楊蟠抗人善作詩自號浩  
然居士相公熟識之今欲涸湖為田此事浩  
然無涯也一時聞者絕倒嘉靖壬午年吳中  
父旱井泉俱涸有司開後河道河既開而通  
壩無策或獻一詩云開河容易壩難通我有  
良圖不費工壩下掘潭深似壩就將壩土塞  
其中自有司如其言果得就緒

楊孟載春草詩云近水欲迷歌扇綠隔花偏  
襯舞衣紅或謂舞衣歌扇不脫元詩氣習余

見李義山詩云鏤月為歌扇裁雲作舞衣劉  
希夷云池月憐歌扇山雲愛舞衣儲光義云  
竹吹留歌扇蓮香入舞衣老杜亦云江清歌  
扇底野曠舞衣前則歌扇舞衣唐人已用之  
矣

黃魯直讀中興碑詩云凍雨為灑前朝碑凍  
雨暴雨也出張平子賦王文恪公讀徐武功  
治水碑云讀罷穿碑人不見北未凍雨洗寒  
窓之句

故友許子襲錦嘗言東坡指徐疑瀑布詩為

惡詩二字無出予閱唐語林云杜太保在淮  
南進崔叔清詩百篇德宗謂使者曰此惡詩  
焉用進時人呼為佳勅惡詩始知坡公無一  
字無未處子襲已為泉下人情未之見也

俗間謂龍燭為照道此二字出儀禮注

俞文豹噉集云朝廷嘗遣使高麗彼以一僧  
館伴宴會中行令云張良項羽爭一傘良曰  
涼傘羽曰雨傘我使曰許由晁錯爭一瓢由  
曰油葫蘆錯曰醋葫蘆

荆公作字謎云目字加兩點不得做具字貝



字欠兩點不得作目字乃賀資二字也又云  
四箇口皆方十字在中央莫作田字道不用  
器字尙乃圖字也

蜘蛛謎云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心藏之玄  
之又玄

用字謎云一月復一月兩月共半邊上有可  
耕之田下有長流之水六口共一室兩口不  
團圓

蹴踘謎云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樂然後笑人  
不厭其笑

沈石田有感事詩云閭門自古繁華地兩岸  
樓臺近水居昨日東家做官去西家連夜教  
兒書近吳中人家凡生子可六七歲時父兄  
令其戒裂讀書不習誦朱子小學蓋謂無益  
于舉子業也往歲天台陳御史選紹興陳提  
李琳正德間盧御史煥三公皆用小李出論  
題以考士子一時市購小學讀之至日盧出  
竟不知其由論題衆皆愕然不知其詳誠可  
笑也

玉山顧仲瑛自號金粟道人自題小像云儒

衣僧帽道人鞋天下青山骨可埋若說向時  
豪傑處五陵鞍馬洛陽街宋人傳大士詩云  
道冠儒履釋袈裟三教原來總一家之句無  
名子以詩嘲曰袈裟新補片雲寒足躡儒鞋  
戴道冠欲把三家歸一轆捻沙終是不成團  
亦可為笑資云

有一士夫晚年納一妾托其友命名友以忠  
奴孝奴名之其人曰忠孝誠美然以命婢宜  
乎友曰有出處孝當竭力忠則盡命聞者為  
之絕倒

許棐樵談云東家富財車馬接踵西家富德  
風雪滿門又白晝工數筆術者片言僧道一  
經一咒動博千金文士剗精嘔血不博人一  
笑吁士賤何獨在秦哉近朱用明曷有感事  
詩云筆作鎡基硯作田近來何事少豐年不  
如老衲千聲佛到處逢人易索錢余效之作  
一絕云西鄰劇貴過高軒東舍豐財萬頃田  
東舍西鄰今寂寞野人茅屋尚依然  
陸安甫菴殘錄云佛法惑世已深若是無實  
見便居大位的人也猝不能救正今之初學

小生讀經書尚未徹總戴得一頂生員頭巾  
看得一領襪衫便自道是秀才了開口便譏  
罵佛法若譏罵着他病痛有何不好及至問  
其所以然就像鐵鎚打了下頰更不能一語  
某甚惡之兒輩方讀書學文恐其不能窮理  
而亦附和此數故筆數言于此朱文公有讀  
大事紀一篇在本集七十卷中說得極明快  
要譏佛須識得此義宜檢讀之

金季張石泉字彥升河汾文士也其間述  
詩云解作詩文一二篇胸中意氣已掀然何  
如剖破醜雞窠看取人間大有天余謂此詩  
切中時病今之後生晚輩總讀數卷書則意  
氣洋洋見其居於位見其與先生並行也老  
成先輩慢不為禮吁世降澆漓士風日不逮  
古如此

太史公緒訓云人未四十未可著書過四十  
又精力日衰忽便衰老子孫以吾為戒可也  
蔡君謨嘗書小吳箋云李及知杭州日市白  
集一部乃為終身之恨此君殊清節可為世  
勸沈存中謂買書而為終身之恨近于過激

苟其性如此亦可尚也宋兵部侍郎四川劉  
儀鳳酷好書籍傳焉不已時相責其書癖廢  
職以是黜之著作郎關壽卿以詩餞曰公議  
久不作世無公是非祇因翻故紙不覺蹈危  
機東壁旁初斷西山巖正熙十年成底事羸  
得載書歸古云在官抄書謂之風流罪過亦  
不可不戒

交交之道褻則慢慢則欺嚴則憚憚則離惟  
敬是持則情真而愈宜交久而不衰也以事  
干人而弗遂則怨之以己方人而弗若則忌

之此常情也君子無求於人何怨之有反求  
諸己何忌之有俞文豹吹劍外錄記趙竹所  
一聯云事終有意終須失人到無求始是高  
達哉斯言也

點書以騰黃和硃用之則色久而益紅磨墨  
入騰黃少許則黑而有光

少師楊東里嘗曰東坡竹妙而不貞息齋竹  
真而不妙蓋公成於兔起鶻落須臾之間而  
息齋所謂節節而為之葉葉而累之者也專  
以畫為事者乃如是爾今人有得東坡竹其

枝葉逼真者大率偽爾沈石田長於山水而短於竹嘗自嘲云老夫畫竹類竹醜小兒旁觀謂揚柳李文正公題柯敬仲墨竹云莫將彘竹論難易剛道繁難簡更難君看蕭蕭祇數葉滿堂風雨不勝寒不得畫家三昧旨亦道此語不着

唐人風雨字入詩最佳者載于麓堂詩話宋詩惟潘邠老滿城風雨送重陽之句播傳人口後村續詩話載游次山卜筮子詞云風雨送人來風雨留人住草草杯盤話別離風雨

催人去淚眼不曾晴眉黛愁還聚明日相思莫上樓樓上多風雨一詞而四句有風雨字讀者亦不覺其多句意清婉亦自可喜

武功伯徐有禎學術文章功業為我朝之

元老尤工于詩詞玉蓮環云心緒悠悠隨碧浪良霄空鎖長亭丁香暗結意中情月斜門半掩才聽斷鍾聲耳畔盟言非草草十年一夢堪驚馬蹄何日到神京小橋松徑密山遠路難憑其詞句句首尾字相連故曰玉連環也此體自武功先生始今遺墨在友人徐希

遠家題自為他處詩故今並是詩文入命帝  
奔花不入楚騷杜甫不詠海棠二謝不詠菊  
亦可恨也辛幼安詞云戲馬臺前秋鴈飛管  
弦歌舞更旌旗要知黃菊清處高不入當年  
二謝詩傾白酒遠東籬只於陶令有心期明  
朝重九渾瀟洒莫使尊前欠一枝詞調鷓鴣  
天辛蓋為菊花解嘲也

樂天東坡二公詩中往往有金帶紫綬之句  
或謂其矜術此不知二公之心者蓋命服章  
身人情所甚喜故發於心聲亦何害也樂天

有五品足為婚嫁主緋袍着了好歸田吳中  
王文恪公歸自內閣經歲不入城府養高洞  
庭故里六十自壽詞云且作山中宰相依然  
玉帶蟒繡為袍又踏莎行云紫閣黃扉蟒衣  
玉帶功名至此人人愛掛冠一日賦歸來閑  
情人在功名外明月逍遙白雲自在別是人  
間閒世界起來把酒酌青山年年與汝常相  
會觀此則公之高情雅致飄然物外之情可  
以想見

武功伯徐公天順間遭讒被逐放歸田里號

天全翁脫去世故惟以丘壑存心其遊靈巖  
題瑞龍吟詞云佳麗地是吳鄉西山更北東  
山好有菴盍樓臺金碧巖扉彷彿十洲三島  
却也有風流安石清真逸少向西施洞口望  
湖亭畔天光雲影上下相涵相照似寶鏡裏  
翠娥粧曉且登臨且談笑眼前事幾多堪吊  
香逕蹀消繖廊聲杳麋鹿還遊未了也莫管  
吳越興亡為他煩惱是非顛倒古與今一般  
難料笑宦海風波幾人歸早得在家中老遇  
酒美花新歌清舞妙儘開懷抱又何須較量

短長此心生應自有天知道醉呼童倦進餘  
盃便拚得到三更乘月迴仙掉此詞為人贈  
灸公年六十六而卒墓在吳縣王遮山吳文  
定公以詩吊之云衆口是非何日定老臣功  
罪有天知之句

詩人以妓無顏色者謂之替子花替子花即  
木囊花也王元之謫齊安郡民物荒涼殊無  
况營妓有不佳 作詩曰憶昔西都看牡丹  
稍無顏色便心闌而今寂寞山城裏鼓子花  
開亦喜飲張子野老于杭多為官妓作詞而

不及靚靚獻詩云天與群芳十樣葩獨分顏色不堪誇牡丹為藥人題徧自分身如鼓子花子野于是作詞贈之

南京舊院名妓齊錦雲者善鼓琴頗知詩不為脂粉態與文士傳春最密春美風姿善談論以歌詞稱踰年坐事繫獄雲脫簪珥以周給之後戍遠方雲欲從行春力辭曰汝雖愛我殊不知美色長途恐非所宜雲有泣別詩云一呷春醪萬里情斷腸芳草斷腸鴛鴦願將此淚為春雨阻汝明朝不出城別後誓不見

人蓬首垢面焚香禮佛而已未幾疾卒嗚呼風塵中有此卓異者哉視世之夫死骨肉未寒而謀再嫁者多矣聞錦雲之風寧不有愧愧也

吳鳴翰有別妾詩云黃金散盡學風流學得風流也白頭記得西樓明月夜幾聲檀板按梁州本司空圖黃金費盡教歌舞留與他人樂少年之句

陳孟賢寬有待姬曰雲英者晚年作詩嫁之詩云東風吹動機羅塵送爾那堪復送春行



兩池臺渾似夢落花時節易傷神白頭恩愛  
非無意青歲淹留悞此身此去成家家有業  
故園回首莫沾襟一時士夫皆和之亦可見  
前輩忠厚之風

唐人張祐朝黑妓李端端云黃昏不語不知  
行鼻似煙窓耳似鐘猶把象牙梳插鬢崑崙  
山上月初生端端得此詩而慚遂往見祐再  
拜請曰端端祇候公相伏望哀之乃重為一  
絕云覓得驂騑被繡鞍善和坊裏取端端揚  
州近日渾成差一朶能行白牡丹前朝乃解

近揚景賢善滑稽其請黑妓詞云鶯花寨打  
起一箇皂雕旗盟誓海翻成就了洗硯池托  
香腮難辯烏雲髻喜黃昏愁月低唱陽春白  
雲休題宜住在烏衣巷休擎着白玉盃却便  
似盃圖上水墨揚妃

劉咸臨醉中嘗作詩話數十篇既醒書四句  
于後曰坐井而觀天遂亦作天論客問天方  
圓低頭慚客問余之樵語亦然

俞文豹著吹劍錄成自題其後云可笑春蠶  
有許癡年年辛苦為誰他恰如貧女飛梭了

掛體何曾有一絲文豹博學耿介予生也晚  
異世同姓豈敢與古人方駕第恨少失學長  
無聞徒食粟而已口占二絕以志吳過云朝  
讀書編夕已忘分明無異鼠搬薑平生為有  
貪多癖入眼何曾記半行又云矻矻窮愁四  
十年漫將名氏附前賢大方莫笑齊人陋祇  
為尊鄉意獨專

山樵暇語卷第十終

